

足本
蘇東坡全集



蘇東坡東坡後集目錄

卷一 詩六十四首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一首	一
次前韻答馬忠玉一首	一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精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天下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一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一
留別蹇道士拱辰	一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一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一
山陰陳迹	一
雪谿乘興	一
四明狂客	一

西塞風雨	二
破琴詩（并引）	二
題王晉卿畫後	三
聽武道士彈賀若	三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	三
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三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首	四
感舊詩（并引）	四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四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五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首示坐客	五
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	五

歐叔弼兄弟……………五
 送歐陽主簿赴官真城四首……………五
 泛穎一首……………五
 六觀堂老人草書詩一首……………六
 次韻劉景文見寄一首……………六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一
 首……………六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
 常飲一首……………六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七
 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
 句……………七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唱和已
 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七
 贈月長老一首……………七
 次韻答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唱
 酬韻作詩見寄一首……………七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

此間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
 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八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八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一首……………八
 獨酌試藥玉滑瓊有懷諸君子明日望
 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一首……………八
 歐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
 戲作小詩……………九
 明日復以大魚爲餽重二十斤且求詩
 故復戲之……………九
 和趙景貺栽檜……………九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一首……………九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
 一首……………九
 聚星堂雪一首（并敘）……………九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
 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一〇
 喜劉景文至一首……………一〇

禱雨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一〇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一

一絕其後……………一一

西湖戲作一絕……………一一

送歐陽季默赴闕……………一一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一首……………一一

和劉景文見贈一首……………一一

和劉景文雪……………一一

次前韻送劉景文一首……………一一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一首……………一一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

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製

坐皆驚歎……………一一

卷二 詩五十六首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一首……………一三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一首……………一三

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

貺陳履常一首……………一三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一三

送王竦朝散赴闕……………一三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一四

閣立本職貢圖……………一四

次韻王滁州見寄……………一四

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

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一四

洞庭春色一首（并引）……………一五

送路都曹一首（并引）……………一五

次韻陳履常雪中一首……………一五

二解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一六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一六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一六

閱世亭詩贈任仲微……………一六

新渡寺送任仲微……………一六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一七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四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一七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一首	一七
贈朱遜之（并引）	一七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一八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游塗山荆山記所見一首	一八
淮上早發	一八
次韻徐仲車一首（仲車耳聾）	一八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一八
送陳伯脩察院赴闕	一九
送張嘉父長官	一九
軾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	一九
次韻一首	一九
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一首	一九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一首	一九
到官病勅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二〇

雙石一首（并引）	二〇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一首	二〇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一首	二一
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	二一
滕達道挽詞二首	二一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二一
送晁美叔一首	二二
王文玉挽詞	二二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二
送程德林赴真州	二二
谷林堂詩一首	二二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見柱與秀才求學其法戲贈二首	二三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驥次舊韻	二三
次韻劉景文贈傅曦秀才	二三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	二三

復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願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二二三

九日次定國韻一首

二二三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一首

二二四

次韻定國見寄

二二四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二二四

卷三 詩六十六首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

井求純父數句

二二五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一首

二二五

次韻錢穆父會飲一首

二二五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

二二五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而相慶引滿醉吟一首

二二五

郊祀慶成詩一首

二二六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二二六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二二六

見和仇池

二二六

玉津園

二二六

藉田

二二七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板橋僕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文登

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復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

二二七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一首

二二七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一首

二二七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二二七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二八

石塔寺一首（井引）……………二八

次韻蔣穎叔二首……………二八

 扈從景靈宮……………二八

 凝祥池……………二八

和叔盍畫馬次韻……………二八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
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為不可許
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觀此石
之妙遂悔前語軾以謂晉卿豈可終閉
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
可許也復次前韻……………二九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
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
解三詩之意……………二九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為壽且貺
嘉篇次韻為謝……………二九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

謝……………三〇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三〇

次丹元姚先生韻一首……………三〇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司列……………三〇

送蔣穎叔師熙河詩（井引）……………三一

再送二首……………三一

次韻穎叔觀燈一首……………三一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三一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三一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一首……………三一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三一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軾得先
字且贈以魚枕盃四馬箠……………三一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三三

呂與叔學士挽詞……………三三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

正繼作復次其韻……………	三三
次王定國韻書丹元子甯極齋……………	三三
王仲至侍郎見惠穉栝種之禮曹北垣 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三三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	三四
表弟程德孺生日一首……………	三四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 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 復用前韻……………	三四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一首……………	三五
東府雨中別子由……………	三五
謝仲適坐上送王敏仲北使……………	三五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三五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枝一首……………	三五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三五
再和曾仲錫荔枝一首……………	三六
次韻滕大夫三首……………	三六
雪浪石……………	三六

同前……………	三六
沉香石……………	三六
石芝詩（并引）……………	三七
鶴歎一首……………	三七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三七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次韻）……………	三七

卷四 詩七十首

劉醜廝詩……………	三八
題毛女真……………	三八
寄鱸合刷餅與子由……………	三八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三八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三八
紫團參寄王定國一首……………	三九
次韻劉燾撫句蜜漬荔枝一首……………	三九
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	三九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三九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	三九

銀篆樂為壽一首……………三九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

子由……………四〇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四〇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駕鶩竹石圖一

首……………四〇

次韻聰上人見寄……………四〇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四〇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四一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四一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四一

臨城道中作（井引）……………四一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一

首……………四一

子由新脩汝州龍興寺吳畫壁……………四二

過高郵寄孫君孚一首……………四二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天禪師病

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間矣明日阻

風復留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

呈參寥子各賦數首……………四二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

寄詩為謝……………四二

贈清涼寺和長老……………四三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

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

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

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

詩……………四三

慈湖夾阻風五首……………四三

過廬山下一首（井引）……………四三

壺中九華詩（井引）……………四四

江西一首……………四四

狹馬歌一首（井引）……………四四

八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四五

鬱孤臺……………四五

廉泉……………四五

塵外亭	四五
天竺寺（并引）	四五
過大庾嶺一首	四六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	四六
月華寺一首	四六
南華寺一首	四六
碧落洞一首	四六
峽山寺一首	四七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一首	四七
廣州蒲澗寺一首	四七
贈蒲澗信長老一首	四七
發廣州一首	四七
浴日亭一首	四七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四八
十月二日到惠州一首	四八
寓居合江樓一首	四八
白水山佛迹巖一首	四九

詠湯泉一首	四九
自笑一首	四九
朝雲詩（并引）	四九
寄虎兒一首	五〇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一首	五〇
再用前韻一首	五〇
新釀桂酒一首	五〇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一首	五〇
花落復次前韻一首	五一

卷五 詩六十七首

江郊一首（并引）	五一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一首	五一
寄鄧道士一首（并引）	五一
上元夜一首	五一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玉原	五一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秀才曾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近一首	五二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一首	五二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五二
贈王子直秀才一首	五三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一首	五三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一首	五三
再用前韻賦一首	五三
真一酒一首（并引）	五四
游博羅香積寺一首（并引）	五四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并引）	五四
三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史君食槐葉冷淘一首	五五
江漲用過韻一首	五五

連雨江漲二首	五五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首	五五
桃柳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五六
答周循州一首	五六
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一首	五六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一首	五六
荔枝歎一首	五七
江月五首（并引）	五七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五八
再和	五八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一首	五八
與正輔游香積寺一首	五八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一首	五九
轍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虎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	五九

耶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	五九
言拔白之驗	五九
和	五九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	
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	
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六〇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	
小詩問之	六〇
小圃五詠	六〇
人參	六〇
地黃	六〇
枸杞	六一
甘菊	六一
薏苡	六一
雨後行菜一首	六一
殘臘獨出二首	六二
新年五首	六二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	

道士宗一問疾一首	六二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一首	六二
食荔枝二首（井引）	六三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	六三
遷居一首（井引）	六三
兩橋詩（井引）	六三
東新橋	六四
西新橋	六四
悼朝雲詩（井引）	六四
卷六 詩六十七首	
丙子重九二首	六五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	
首	六五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六六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	
陸道士皆和子亦次其韻	六六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一首	六六

蘇東坡東坡後集 目錄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六六
 循守臨行出小糞復用前韻一首……………六七
 種茶一首……………六七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過盤石石盡
 乃得泉……………六七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六七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
 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
 作此詩示之……………六七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
 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過清風
 急雨戲作此數句……………六八
 次前韻寄子由一首……………六八
 安期生一首（并引）……………六八
 夜夢一首（并引）……………六九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六九
 聞子由瘦一首……………六九
 客組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

清坐乃無一事……………六九
 寄老楮一首……………七〇
 觀棋一首（并引）……………七〇
 糴米一首……………七〇
 入寺一首……………七〇
 次韻子由三首……………七〇
 東亭……………七〇
 東樓……………七一
 椰子冠……………七一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一首……………七一
 次韻子由浴罷一首……………七一
 僧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一首……………七一
 獨覺一首……………七二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一首……………七二
 謫居三邊三首……………七二
 旦起理髮……………七二
 午窗坐睡……………七二
 夜臥濯足……………七三

予由生日一首……………七三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一首……………七三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

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

賦一篇并寄諸子姪一首……………七三

上元夜過赴檐守召獨坐有感一首……………七四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已上冢予攜

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

因與飲至醉符蓋檐之人安貧守靜者

也……………七四

新居一首……………七四

五色雀一首（并引）……………七四

倦夜一首……………七五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一首……………七五

縱筆三首……………七五

貧家淨掃地一首……………七五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七五

梅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

舍三首……………七六

夜燒松明火一首……………七六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

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七六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

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七六

追和戊寅歲上元一首……………七七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七七

真一酒歌（并引）……………七七

卷七 詩八十九首

汲江煎茶一首……………七七

予來檐耳得吠狗曰烏黠甚猛而馴隨

予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路人皆驚戲

爲作此詩……………七八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七八

泗酌亭詩（并引）……………七八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七八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七九
 廉州龍眼實味殊絕可敵荔枝……………七九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
 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
 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七九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
 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
 韻僕和之云……………七九
 歐陽晦夫惠琴枕……………七九
 留別廉守……………七九
 餅筵詩（并引）……………八〇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八〇
 次韻王鬱林……………八〇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一首……………八〇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
 過同游東山淨金堂戲作此詩……………八〇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八一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八一

書韓幹二馬……………八一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八一
 贈鄭清叟秀才……………八一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一首……………八一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八一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八一
 徐熙杏花……………八一
 趙昌四季……………八一
 芍藥……………八一
 躑躅……………八一
 寒菊……………八一
 山茶……………八一
 和黃秀才鑒空閣一首……………八二
 韋偃牧馬圖一首……………八三
 題靈峰寺壁一首……………八三
 衆妙堂一首……………八三
 題馮通真明月湖詩後一首……………八三
 次韻鄭介夫二首……………八三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	
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	
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	
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	
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	
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在南華相	
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八四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八四
次韻韶守李通直二首	八四
狄韶州煮蔓菁蘆蕪羹一首	八五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一首	八五
贈龍光長老一首	八五
贈嶺上老人	八五
贈嶺上梅	八五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	
而北次其韻	八五
過嶺二首	八五
留題顯聖寺一首	八六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峰豐	
下銳上俚人謂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峰	
今復過之戲留一絕	八六
乞數珠一首贈南禪湜老	八六
鬱孤臺	八六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	
次前韻	八六
贈虔州術士謝君	八六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一首	八七
和陽行先一首	八七
用數珠韻贈湜長老	八七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八七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八七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	
督之二首	八八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八八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八八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八八

崔文學申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
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

一篇示志舉……………八九

畫車詩二首……………八九

虔州呂倚承奉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
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八九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反百舍今
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八九

次韻江晦叔二首……………九〇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九〇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九〇

器之好談禪不喜游山山中笋出戲語
器之可同參玉板長老作此詩……………九〇

永和清都觀謝道士童顏鬚髮問其年
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九〇

贈詩僧道通……………九〇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九一

劉壯與長官是是堂……………九一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
口則石已為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
自解云……………九一

次韻郭功甫二首……………九一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九二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九二

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
一首……………九二

夢中作寄朱行中……………九二

答徑山琳長老……………九二

卷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一首……………九二

賦

黠鼠賦一首……………九三

秋陽賦一首……………九三

洞庭春色賦一首（并引）……………九四

中山松醪賦一首	九五
沉香山子賦一首	九五
酒子賦一首(井引)	九六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	九六
天慶觀乳泉賦	九七
琴操	

醉翁操一首(井引)	九八
-----------	----

辭

王大年哀辭	九八
鍾子翼哀辭(井引)	九九

頌

桂酒頌(井引)	一〇〇
---------	-----

銘

四達齋銘(井引)	一〇一
----------	-----

擇勝亭銘	一〇一
德威堂銘	一〇一
洗玉池銘	一〇二
雪浪齋銘(井引)	一〇三
漢鼎銘(井引)	一〇三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一〇四
九成臺銘一首	一〇四

卷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一〇五
王仲儀硯銘一首	一〇五
端石硯銘二首(井引)	一〇五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一〇五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一〇五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一〇六
邁硯銘	一〇六
迨硯銘	一〇六
卯硯銘一首	一〇六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一〇六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一〇七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一〇七

二疎圖贊一首……………一〇七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并引）……………一〇七

偃松屏贊（并引）……………一〇八

三馬圖贊一首（并引）……………一〇八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一〇九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一首……………一〇九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一一〇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一一〇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敘一首……………一一一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一一一

趙德麟字說一首……………一二二

書晁無咎所作杜與子師字說後一首……………一二二

書東臯子傳後一首……………一二三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一二三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一二四

藥誦一首……………一二四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一二五

東坡酒經一首……………一二六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一二六

剛說……………一二七

續養生論一首……………一二八

卷十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一二九

劉愷丁鴻孰賢論……………一二〇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一二一

形勢不如德論……………一二二

禮以養人爲本論……………一二三

既醉備五福論……………一二四

御試制科策一道……………一二五

策問……………一二五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并引狀）……………一三二

策問……………一三三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一三三

卷十一 志林

志林十三首……………一

卷十二 表狀劄子

詞免翰林學士承旨第一狀……………一三

第二狀……………一四

第三狀……………一四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一首……………一四

謝宣召入學士院二首……………一五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一六

笏記二首……………一六

詞免兼侍讀劄子……………一七

謝兼侍讀表二首……………一七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一八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表二首……………一八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一九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一九

賀德音表二首……………二〇

賀興龍節表一首……………二一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二一

謝賜歷日表二首……………二二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二二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首……………二三

賀立皇后表二首……………二三

賀坤成節表一首……………二四

卷十三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二四

謝兼侍讀表……………二五

進郊祀慶成詩表……………二六

仁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二六
 警兩職并乞郡劄子……………二六
 第二劄子……………二六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七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八
 芻記……………二八
 定州謝到任表……………二九
 慰正旦表……………二九
 謝賜曆日表……………二九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三〇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三〇
 謝賜衣襖表……………三〇
 到惠州謝表……………三〇
 到昌化軍謝表……………三一
 提舉玉局觀謝表……………三一
 慰皇太后上仙表……………三二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三二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三三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三四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三四

卷十四 啓

答杭州交代啓一首……………三四
 答館職啓一首……………三四
 穎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三五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三五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三五
 答晁發運及諸郡啓一首……………三五
 賀彭發運啓一首……………三五
 答杜侍郎啓一首……………三六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三六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三六
 謝諸郡啓一首……………三六
 賀鄉帥及監司冬至啓一首……………三七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一首……………三七
 答丁連州啓一首……………三七
 答陳提刑啓一首……………三七
 答彭賀州啓一首……………三八
 答王承議啓一首……………三八
 答王幼安宣德啓一首……………三八

書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三八
 揚州上呂相書一首……………四一
 答虔倅俞括奉議書一首……………四二
 答王庠書一首……………四三
 答潮州吳秀才書一首……………四三
 答謝民師書一首……………四四
 答劉沔都曹書一首……………四五

卷十五 記

衆妙堂記一首……………四五

瓊州惠通井記一首……………四六
 南安軍學記一首……………四六
 順濟王廟新獲石磬記一首……………四七

碑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四八
 昭靈侯廟碑一首……………五〇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五一
 峻靈王廟碑一首……………五二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五三

卷十六 傳

率子廉傳一首……………五四

祝文

穎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五四
 謁諸廟祝文一首……………五四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五五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五五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五五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五五

謝晴祝文一首……………五六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五六

定州謁諸廟祝文一首……………五六

謁文宣王祝文一首……………五六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五六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五七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五七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五七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五七

定州辭諸廟祝文一首……………五七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五八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五八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五八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五九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一首……………六〇

祭韓忠獻公文一首……………六〇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六〇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一首……………六〇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六一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一首……………六一

祭柳仲遠文二首……………六一

祭吳子野文一首……………六一

卷十七 墓誌

張文定公墓誌銘……………六二

卷十八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一首……………七二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七七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七七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七八

惠州官葬暴骨銘一首……………七九

神道碑

趙康靖公神道碑一首……………七九

卷十九 釋教五十首

詩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八二

捨銅龜子文一首……………八三

善若達所書經後一首……………八三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八三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八四

觀音贊一首……………八四

羅漢贊十六首……………八五

第一……………八五

第二……………八五

第三……………八五

第四……………八五

第五……………八五

第六……………八五

第七……………八五

第八……………八五

第九……………八六

第十……………八六

第十一……………八六

第十二……………八六

第十三……………八六

第十四……………八六

第十五……………八六

第十六……………八六

水陸法像贊（并引）……………八六

上八位……………八七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八七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八七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八七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八七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八七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八八
一切五通神仙衆	八八
一切護法龍神衆	八八
下八位	八八
一切官寮吏從衆	八八
一切天衆	八八
一切阿修羅衆	八八
一切人衆	八八
一切地獄衆	八八
一切餓鬼衆	八八
一切畜生衆	八八
一切六道外者衆	八八
釋迦文佛頌（井引）	八九
僧伽贊一首	八九
阿彌陀佛贊	八九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一首	九〇
無名和尚傳贊一首	九〇
蘇程庵銘（井引）	九〇

思無邪齋銘一首	九〇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九一
書柳子厚大鑿禪師碑後一首	九二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九二
金剛經跋尾一首	九三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塔銘一首	九四
卷二十 釋教十五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井引）	九四
夢齋銘一首	九五
十八大阿羅漢頌	九六
跋尾	九八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井引）	九九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九九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一〇〇
繡佛贊一首	一〇〇
東莞資福堂老柏再生贊一首	一〇〇
補禪月羅漢贊九首	一〇一

談妙齋銘一首	一〇一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一首	一〇二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首	一〇二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一〇三
靈感觀音偈一首(并引)	一〇三
湜長老真贊一首	一〇四
清隱堂銘一首	一〇四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并引)	一〇四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一 詩六十四首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一首

二老長身屹兩峰，常撞大呂應黃鍾。將辭鄴下劉公幹，却見雲間陸士龍。白髮憐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石，慚愧當年邴曼容。

次前韻答馬忠玉一首

坡陀巨麓起連峰，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慈明兄弟孰非龍。河梁會作看雲別，詩社何妨載酒從。祇有西湖似西子，故應宛轉爲君容。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精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然，一麾江海意方堅。那堪黃散付子度，空羨杭蘇養樂天。病肺一春難白酒，別腸三夜遠茶絃。羣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何曾不清明。寸田滿荆棘，梨棗無從生。何時反吾真，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託雞鶩，未肯化南榮。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老去君空見畫，夢中我亦曾遊。桃花縱落誰見，水到人間伏流。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同。賴我胸中有佳處，一樽時對畫圖開。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當年不識此清真，強把先生擬季倫。等是人間一陳迹，聚蚊金谷本何人？

雪谿乘興

谿山雪月兩佳哉！賓主談鋒夜轉雷。猶言不見戴安道，爲問適從何處來？

四明狂客

毫端偶集一微塵，何處谿山非此身。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敕賜枉天真。

西塞風雨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翳笠，旋收江海入蓑衣。

破琴詩（井引）

舊說一房瑄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磬

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尙可脩。」曰：「柰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一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奏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題王晉卿畫後

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臥水中龍。試君眼力看多少，數到雲峰第幾重？

聽武道士彈賀若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二首

半熟黃梁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却尋三十年前味，未飯鍾聲已飯茶。

夢覺還驚屢響廊，故人來炷影前香。鬢髮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法帖中有褚遂良書云：「即日

遂良鬢髮盡白。」）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却卷波瀾入小詩。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首

誤點故教同子敬，雜篇真欲擬湯休。壠雲寄我山中信，雪月追君溪上舟。會看飛仙虎頭篋，却來顛倒拾遺裘。
（子美詩云：「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王孫辦作玄真子，細雨斜風不濕鷗。

此境眼前聊妄想，幾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萬斛舟。看畫題詩雙鶴鬢，歸田送老一羊裘。
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蒼波沒兩鷗。

感舊詩（井引）

嘉祐中子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愴然始有感概離合之意。自爾宦游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子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子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笠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撞江章。想見冰檠中，石蜜與柿霜。（子欲請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所出）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為遷居，老守縱饒那忍。

膾縱橫看銀刀出，瀟灑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滸瀨。歲歲發發須臾間，圍圍洋洋尋丈外。

安知中無蛟龍種，尙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擾擾萬生同大塊，捨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縈天門帶。長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挾泥沙收細碎。逝將歸脩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未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一首示坐客

白露下衆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蘖醺。尙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本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甯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

復次前韻謝趙景旼陳履常見和兼簡歐叔弼兄弟

能詩李長吉，識字楊子雲。端能望此府，坐歎獲兩君。逝將江湖去，浮我五石樽。養焉復少留，尙爲世所矚。或勸莫作詩，兒輩工識紋。朱絃寄三歎，未害俗耳聞。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渾。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鳳雛驥子日相高，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三萬軸，却來小邑試牛刀。出處年來恨不齊，一樽臨水記分攜。江湖咫尺吾將老，汝穎東流子却西。白馬津頭春水來，白魚猶喜似江淮。使君已復冰堂酒，更勸重新畫舫齋。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在，典刑復見老成人。

泛穎一首

我性喜臨水，得穎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

姿。遠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淄。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穎詩。

六觀堂老人草書詩一首

物生有象象乃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徂，此滅滅盡乃真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腹。刻藤玉板開雪膚，遊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澀羊氏姝，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老人惜了性精於醫，而善草書，下筆有遠韻，而入莫知貴，故作此詩。

次韻劉景文見寄一首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詩將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鶴孤。烈士家風安用此，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壺。

次韻趙景貳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一首

商也哀未散，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義之生五之，搃角出銀鈎。吾家有二許，下筆兩不休；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千鍾。斯爲堯百榼，斯爲丘陋矣陶士衡，當以太白浮酒中。那有失醉則不驚，鷗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一首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常訴；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吐。吐酒茹好詩，肝胃生滓汙；用此較得喪，天豈不足付。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情焉得長愁，爲計已大誤。二歐非無詩，恨子不飲故強爲；釀一酌，將非作愁具。成言如較

日，授筆當自賦；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臂痛謁告作二絕句示四君子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却作冷冷一水看。
小閣低窗臥晏溫，了然非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

到穎未幾公幣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予。采杞聊自詎，食菊不敢餘；歲月今幾何，齒髮日向疎。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夢飲本來空，真飽竟亦虛。尚有赤脚婢，能烹頰尾魚；心知皆夢耳，慎勿歌歸歎！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

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文忠公贈蘇梅詩云：「我亦願助勇，鼓旗讓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酬宜百觴。」）

贈月長老一首

天形倚一笠，地水轉兩輪；五霸之所連，毫端栖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子有折足鎗，中空五合陳。十年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真。白灰如積雪，中有紅騏驎；勿觸紅騏驎，作灰維那瞋。拱手但默坐，牆壁方諄諄；今宵恨客多，汗子白氎巾。後夜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

次韻答錢穆父以軾得汝陰用杭越唱酬韻作詩見寄一首

大耿疲勞已離羣，小馮慈愛且當門；（軾本以舍弟親嫌請郡）玉堂不著扶犁手，霜鬢偏宜畫鹿鞦。豪傑

雖無兩王繼（子直深父）風流猶有二歐存（叔弼季默）清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

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飢。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慎勿怨謗，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華，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萑。吾言豈須多，冷暖子自知。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仲也珠徑寸，照夜光如月。好詩真脫兔，下筆先落鷲。知音如周郎，議論亦英發。文章乃餘事，學道探玄窟。死爲長白山主，名字書絳闕。（熙寧之末，仲純父見僕於京城之東，曰：「吾夢道士持告身授吾，曰：『上帝命汝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純父沒，傷心清潁尾，已伴白鷗沒。喜見三少年，俱有千里骨。千里不難到，莫遣歷塊蹶。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一首

翠柏不知秋，空庭失搖落。幽人得佳蔭，露坐方獨酌。月華稍澄穆，霧氣尤清薄。小兒亦何知？相語翕正樂。銅鑪燒柏子，石鼎煮山藥。一盃賞月露，萬象紛醺醉。此生獨何幸，風纜欣初泊。逝逃顏蹠網，行赴松喬約。莫嫌風有待，漫欲戲寥廓。冷然心境空，鬢鬢來笙鶴。

獨酌試藥玉滑盃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一首

鎔鈿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爲酒盃，規摹定州瓷。荷心雖淺狹，鏡面夏渺瀰。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曹侯天下平，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數石，溫克頗似之。風流越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有此客，玉盃不徒施。請君詰歐

陳問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病及良時。

圖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

書函拾輕煤，佛帳掃餘韻，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癡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槃盡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

明日復以大魚爲餽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

漢庭九尺人，誰似老方朔，那將一寸金，令足三冬學。餉魚欲自洗，鱗尾光豈舉，我是騎鯨手，聊堪充鹿角。

和趙景胤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屯蒼雲，地連丹砂井，物化青牛君。時有再生枝，（穎之靈壇觀亦有再生檜。）還作左紐紋；王孫有古意，書室延清芬。應憐四孺子，不墮凡木羣，體備松柏姿，氣含芝朮薰。初扶鶴立骨，未出龍纏筋，巢根白蟻亂，網葉秋蟲紛。乃知蔽芾初，甚要栽植勤，他年皮三寸，狐鼠了不聞。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一首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齊民。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淪，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佳哉鬱葱葱，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新松無鹿觸，舊柏有烏馴，待公歸上冢，淚葉乃青春。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一首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愧此一束書。尺椽亦何有，而我常客居，羨君開此室，容膝真有餘。拊床琴動搖，弄筆窗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時方禱雨龍祠，作此句時，星斗燦然，四更風雨大至，明日乃雪。）夢回聞刺啄，誰乎趙陳子，添丁走沽酒，通德起挽蔬。主孟當啜我，玉鱗金尾魚，一醉忘其家，此身自遽除。

聚星堂雪一首（并敘）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

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尙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顫。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百戰不許持寸鐵！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叔弼既去，感慙不已，而賦此詩。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入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鶻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喜劉景文至一首

天明小兒更（平）傳呼，髻劉已到城南隅。尺書真是髻手迹，起坐疑眼知有無。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旱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鬚。相看握手了無事，千里一笑無乃迂。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新堤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堂念吾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

禱雨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張公晚爲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咄嗟潭洞開。精誠苟可賁，賓主真相陪。洞簫振羽舞，白酒浮雲巖。言從關洲妃，遠去焦氏臺。倒傾瓶中雨，一洗麥上埃。破旱不論功，乘雲却空回。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遠哉。使君今子

義，英風冠東萊；笑說龍爲友，幽明莫相猜！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二首戲書一絕其後

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佛。

西湖戲作一絕

一士千金未易償，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祇有井兒一葛強。

送歐陽季默赴闕一首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膝上幾日今白鬚，令我眼中見此父。汝南相從三晦朔，君去苦早我來暮；霜風淒緊正脫木，穎水清淺可立鷺。莫辭白酒瀉香泉，已覺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執別手，更遣夢得出奇句。郎君可是筦庫人，乃使驥驟隨蹇步；置之行矣無足道，賢愚豈在遇不遇？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一首

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心斷絕！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拆霜須折；無情豈亦畏嘲弄，穿簾入戶吹燈滅。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朝來雲漢接天流，願我小詩如點綴。歐陽趙陳在戶外，急掃中庭鋪木屑；交遊雖似雪柏堅，聚散行作風花瞥。晴光融作一尺泥，歸有何事真無說；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

和劉景文見贈一首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崢嶸老不除；失路今爲噲等伍，作詩猶似建安初。西來爲我風驚面，獨臥無人雪滿廬；留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

和劉景文雪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一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哉？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來。童子愁冰硯，佳人苦膠盃。那堪李常侍，入蔡夜銜枚。

次前韻送劉景文一首

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肯留庭隅？君西行入百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隳隳雄千夫；君一馬兩僕，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謂君都頭也。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欲蛾眉扶。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鬚。君前有詩見寄云：「四海共和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人駕復迂。爾來又見三黜柳，共此暖熱餐甌蘇。酒肴酸薄紅粉暗，祇有穎水清而姝。一朝寂寞風雨散，對影誰念月與吾。郡中日與歐陽叔弼趙景貺陳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戒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然不數日叔弼景文戒之皆去矣。何時歸帆沂江水，春酒一變甘棠湖。景文近卜居九江，近甘棠湖。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一首

漫郎天骨清，生與世俗異。學道新有得，爲貧聊復仕。每於紅塵中，常起青霞志。屏山輟贈子，莫遣汗簪珥。寓目紫翠間，安眠本非睡。夢中化爲鶴，飛入長松寺。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

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製坐皆驚歎

神屠不目全，妙頰惟粧半。更刀乃挨庖，倚市必醜悍。平生魏公籌，忽斷郢人垠。詩書亦何用，適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微中成排難。子詩如清風，寥寥發將旦。胡爲久閉匿，語真自患許。時笑我癡，隔屋相咏歎。竟識彥道否，絕叫呼百萬。清朝固多士，入門子皆冠。莫言清潁水，從此隔河漢。異時我獨來，得魚楊柳貫。持歸不忍食，尺素解悽斷。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春愁結凌澌，正待一笑泮。百篇儻寄我，呻吟鄭人緩。

卷二 詩五十六首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一首

歲華來無窮，老眼久已靜。春風如繫馬，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鳥落魚動鏡。鑿城理枯瀆，放開起膠艇。願君營此樂，宦事何時竟。（清河西湖三閘，督君成之。）思吳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乘此無盡興。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明朝游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真到齊，紅裙已放鄭。（酒尚有香泉一壺，爲樂全先生服，不作樂也。）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一首

經明宣城宰，家此百尺瀾。鄰翁不量力，敢以非意干。玄黃雜兩戰，絳青表雙蟠。（事見龍公碑。）烈氣豁強敵，仁心側飢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蕭條麥薶枯，浩蕩日月寬。念子無吏責，十日勤征鞍。春蔬得雨雪，少助先生槃。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宴安。閉閣默自責，神交清夜蘭。

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貺陳履常一首

歲莫自急景，我閑方緩觴。醉餘西湖晚，步轉北渚長。地坐略少長，意行無澗岡。久知菘麥青，稍喜榆柳黃。盎盎春欲動，漱漱夜未央。水天鷗鷺靜，月霧松檜香。撫景方婉婉，懷人重淒涼。豈無一老兵，坐念兩歐陽。我意正麋鹿，君才亦圭璋。此會恐難久，此歡不可忘。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蘂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送王竦朝散赴闕

我家衡山公，清而畏人知。臧否不出口，默識如著龜。擢子拱把中，云有驥騮姿。胡爲三十載，尙作窮苦詞？丈人不妄語，未効此可疑。竭來清穎上，淚濕中郎詩。怪我一年長，而作十年衰。同時幾人在，豈敢怨白髭。願言指松柏，永與霜雪期。（伯父爲衡州日，與君相知，有送行詩。）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掃白非黃精，輕身豈胡麻？怪君仁而壽，未覺生有涯。曾經丹化米，親授棗如瓜。雲烝作霧樁，火滅嘆雨巴。自此養鉛鼎，無窮走河車。至今許玉斧，猶事萼綠華。（君曾見水州何仙姑，得藥餌之人，疑其以此壽也，故有丹化米萼綠華之句，皆女仙事。）我本三生人，疇昔一念差。前生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儒臚謝赤松，佛縛慙丹霞。時時一篇出，擾擾四座譁。清詩得可驚，信美詞多夸。同車入官府，治具隨貧家。萍藎與豆粥，亦可成咄嗟。

閻立本職貢圖

正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滄海吞河江。音容儻惇服奇尤，積絕嶺海逾溝瀆。珍禽瑰產爭牽扛，名王解辮却蓋幢。粉本遺墨開明窗，我喟而作心未降。魏徵封倫恨不雙！

次韻王滌州見寄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農夫怨行路。君看永叔與元之，坎軻一生遭口語。兩翁當年鬢未絲，玉堂揮翰手如飛。教得滌人解吟詠，至今里巷嘲輕肥。君家聯翩盡卿相，獨來坐飲谿山上。笑捐俘利一雞肋，多取清名幾熊掌。丈夫自重貴難售，兩翁今與青山久。後來太守更風流，要伴前人作詩瘦。我勸承明苦求出，到處遺蹤尋六一。憑君試與問琅邪，許我來游莫難色。

趙景胤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王孫天麒麟，眸子奧而澈。囊空學愈富，屋陋人更傑。我老書益放，筆落座爭掣。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

餅分未到，小碗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

洞庭春色一首（井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予，爲作此詩，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

二年洞庭秋，香霧長暎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蛇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餅開香浮座，淺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醪，（潘岳笙賦云：「披黃苞以授柑，傾綠瓷以酌醪。」）莫遣公遠餉。（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闕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塗嘗有道士餉之。」蓋羅公遠也。）要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應呼釣詩鈞，亦號掃愁帚。君知蒲萄惡，正是嫖姆黜；須君灑海盃，澆我談天口。

送路都曹一首（井引）

乖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子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可，乃探前人意，作詩送之。井送趙德麟、陳履常各賦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濃。我亦倦游者，君思繫疎慵；欲留耿介士，伴我衰遲蹤。吏課升斗積，崎嶇等鈿舂；那將露電身，坐待收千鍾。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子意亮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胸。我田荆谿上，伏臘亦粗供；懷哉江南路，會作林下逢。

次韻陳履常雪中一首

可憐擾擾雪中人，飢飽終同寓一廬；老檜作花真強項，凍鶩儲肉巧謀身。忍寒吟咏君堪笑，得煖謹呼我未

翁；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葵來看玉梅春。

二解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為謝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司馬溫公謂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往彼。」）召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慳！一朝失老驥，寂寞空帝閑。至今清夜夢，枕衾有餘潛！喜聞二三子，結髮師閔顏。高論已河漢，清詩鳴珮環。遙知三日雪，積玉埋崧山。誰念此幽柱，坐蒙榛與菅。故人在頽尾，投詩清冷灣。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疎。臥聞點滴如秋雨，知是東風為掃除。
聞苑千葩映玉宸，人間祇有此花新。飛囊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
蹀躞嬌黃不受鞿，東風暗與色香歸。偶逢白墮爭春手，遣入王孫玉笋飛。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新年樂事歎何曾，閉閣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頽魚躍處新亭近，湖雪消時畫舫升；祇恐樽前無此客，清詩還有士龍能。

閱世亭詩贈任仲微

任公鎮西南，嘗贈繞朝策；當時若盡用，善陣無赫赫。淒涼十年後，邪正久已白。却留封德彝，天意眇難測！象賢真驥種，號訴甘百謫；豈云報私仇，禍福指絡脈。高才食舊德，但恐里門窄；傷心千騎歸，贈印黃壤隔。惟有亭前檜，閱世不改色；千年與并在，記此王粲宅。

新渡寺送任仲微

春陰欲落雪野氣方升雲我游清潁尾想見翠被君古來聚散地與子復言分倦游安稅駕瘦田失歸耘獨宿古寺中荒雞亂鳴羣送子以曉角幽幽醒時聞。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藹藹青城雲娟娟峨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爲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爲話「腰腳輕猶堪踏泉石」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君詩如秋露淨我空中花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誇巧笑在頰頰哀音餘摻摻會坑一掬春紫餅供千家懸知貴公子醉眼無真茶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絨封勿浪出湯老客未嘉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一首

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閑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錫酒闌紅杏闌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聲岸撐逮君憤未墮對此月猶橫

贈朱遜之（井引）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于穎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驪蔑一言知其爲人子於遜之亦云

黃花侯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一從人僞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寓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駁宜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改評願君爲霜風一掃紫與頰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既妙士，兩歐惟德人。王孫乃龍種，世有籟雲麟。五君從我游，傾寫出怪珍。俗物敗人意，茲游實清醇。邨知有聚散，佳夢失欠伸。我舟下清淮，沙水吹玉塵。君行踏曉月，疎木挂寸銀。尙寄別後詩，翦刻淮南春。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游塗山荆山記所見一首

此生終安歸，還軫天下半。竭來乘椒廟，復作微禹歎。昔自南河赴杭州，過此蓋二十二年矣。從祠及彼瓜，（有啓廟）像設偶此粲。（謂塗山氏）秦祖當侑坐，（謂伯翳）夏郊亦薦裸。（有餘廟）可憐淮海人，尙記孤矢旦。（淮南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別人有餘坑，美石肖溫瓚。（荆山下有卞氏採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鐫刻，取出山下，輒變色，不復溫瑩）龜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龜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真陸羽所謂石池漫流者，有石記云：「唐正元中，隨白龜流出。」）小兒強好古，侍史笑流汗。歸時蝙蝠飛，炬火記遠岸。

淮上早發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次韻徐仲車一首（仲車耳聾）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嚙春鳥。蒼蠅莫亂遠雞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擾擾真螻蟻，應笑人呼作鬪牛。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東都寄食似孤雲，僕被真成一宿賓。收得玉堂揮翰手，却爲淮月弄舟人。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甌有塵。爲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來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爲此會，用花十餘萬枝，吏緣爲

姦民極病之，故罷此會。）

送陳伯脩察院赴闕

裕陵固天縱，筆有雲漢姿。嘗重連山象，不數秋風辭。龍騰與虎變，狸豹復何施？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聞君射策日，妙語發疇咨。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遲遲。苦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屈信反覆手，獨於君可疑。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

送張嘉父長官

都城昔傾蓋，駿馬初服軛。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難轄。于今三會合，每進不留豫。章旣可識，瑚璉誰當收？微官有民社，妙割無雞牛。歸來我益敬，器博用自周。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旅酬。但當記苦語，高節貫白頭。

賦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

次韻一首

太山秋毫兩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杭穎誰雌雄？（來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拓湖綠，大堤士女爭昌豐。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竭來穎尾弄秋色，一水縈帶昭靈宮。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脩腫龐。二十四橋亦何有，擾此十頃玻璃風。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楊倅）

次韻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一首

壺中春色（謂洞庭春色也。）飲中仙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

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一首

使君不用山麴窮，飢民自逃泥水中。欲將百瀆起凶歲，免使甌石愁揚雄。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清而

半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十年憔悴塵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自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一行作吏人不識，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冰雪，莫遣白髮生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新與上帝開濯龍。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釵頭蟲。（予以穎人苦饑，奏乞留黃河夫萬人，修境內溝洫。詔許之，因以餘力浚治此湖。）

到官病勸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爲謝。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爲設方丈養此膚寸舌。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繆爲淮海帥，每愧廚傳缺。爨無欲清人，奉使免內熱。空煩赤泥印，遠致紫玉玦。爲君伐羔脈，歌舞菰黍節。禪窗麝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入，鼎器手自絜。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授，知我非輕啜。

雙石一首（井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罔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玉白可鑿，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

次韻和晁無咎學士相迎一首

少年獨識晁新城，閉門却掃卷旆旌。胸中自有談天口，坐却秦軍發墨守。有子不爲謀置錐，虹霓吞吐忘寒飢。端如太史牛馬走，嚴徐不敢連尻脰。裴回未用疑相待，枉尺知君有家戒。避人聊復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夢中仇池千仞巖，便欲攬我青霞幘。且須還家與婦計，我本歸路連西南。老人欲酒無人佐，獨看紅藥傾白墮。每

到乎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路旁小兒笑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賢別駕，猶堪十里卷春風。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一首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耶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謂魯直也。）二豪與揩磨。（其兄少游與張文潛。）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范真可入，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驂耳，枯桐得雲和。近聞館李生，（李薦方叔。）病鶴借一柯。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鋒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沱。

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

靈隱前天然後，雨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作靈隱居，葛衣草屨隨僧蔬。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滕達道挽詞二首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惟數武宣臣。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規。）空試乘邊策，甯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淚濕塚前麟。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驪，我正買龔牛。共有江湖樂，俱懷畎畝憂。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游。髡髯儀刑在，驚呼歲月遒。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新苗未沒鶴，老葉方翳蟬。綴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酒臥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野無佩犢子，府有騎鶴仙。觀風嶠南使，出相山東賢。渡江弔狼石，過嶺酌貪泉。與君步徙倚，望彼脩連娟。願及南枝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二

二二

謝，早隨北鴈翩，歸來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送晁美叔一首

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如有求，頽然病鶴清而脩。醉翁遣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嘉祐初，軾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游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出一頭地。」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鸞不病骨愈蚪，惟有我顏老可羞。醉翁賓客散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尙書已過優。君求會稽實良簪，往看萬壑爭交流。（君近乞越州。）

王文玉挽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臥病，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曾淚葉乾。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復富波瀾。

送芝上人游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闢道愈密。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

送程德林赴真州

君爲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君欲言之路無從，移書諫臣以自通。（諫臣蹇受之也。）元豐天子爲改容，我時疋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爾來明目達四聰，收拾駟駿冀北空。君爲赤令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天廡如海養羣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祁舉制策文學行義，爲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

谷林堂詩一首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我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穉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老
槐若無賴，風花欲填渠。山鴉爭呼號，谿蟬獨清虛。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見柱，與秀才求學其法。
戲贈二一首

露宿泥行草棘中，十年春雨養髯龍。如今尺五城南杜，欲問東坡學種松。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爲問何如插楊柳，明年飛絮作浮萍。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二年二躡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飲，著書自要且窮愁。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鳥雖還豈是
休。故欲河邊幾來往，祇今霜雪已蒙頭。

次韻劉景文贈傅曠秀才

窈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交難。未能飛瓦彈清角，肯便投泥戲澗寒。忽見秋風吹洛水，遙知霜葉滿長
安。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憂樂出
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願予衰病，心形俱瘁。
感之作詩

菊蕊黃囊自古傳，長房甯復是臞仙。應從宋武橫刀日，數到劉公戲馬年。對玉山人雖老矣，見恆河性故依
然。王郎九日詩十首，今賦黃樓第二篇。

九日次定國韻一首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仙人視吾曹，何異蜂蟻稠。不知蠻觸氏，自有兩國憂。我觀去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王郎謾涉世，屢獻久不酬。黃金散行樂，清詩出窮愁。俛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軒裳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驕。以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炯然徑寸珠，藏此百結裘。意行無車馬，倏忽略九州。邂逅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醉夢，衣冠戲沐猴。力盡病騏驎，伎窮老伶儂。北山有雲根，寸田自可糶。會當無何鄉，同作逍遙遊。歸來城郭是，空有纍纍丘。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一首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得俄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黃門殿中奏事罷，詔許來迎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穎。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復穿鷓鴣行，強寄糜鹿迹。勞生苦晝短，展轉不能夕。默坐數更鼓，流水夜自逆。故人爲我謀，此志何由畢。越吟知聽否，誰念病莊烏。（時方請越。）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闔，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差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神。（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

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齊班容小語，霜廷稽首泫微溫。（適與穆父並拜廷中，地皆流濕，相與小語道之。）病貪賜茗浮銅葉，老怯香泉灑寶樽。回首鷓鴣行有人傑，坐知羌虜是游魂。

賦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

紫潭出玄雲，醫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歐蘇梅，無事自作雲羽爭。（事見三人詩集。）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栖霞櫺。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脅令人驚。（皇甫湜云：「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孟郊聞雞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牀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一首

月次于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搖桑榆盡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形。與君持麈侍帷幄，回到溫室觀堯羹。自憐太史牛馬走，技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掛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陶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挂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燐。撫物懷人應獨歎，作詩寄子誰當聽。

次韻錢穆父會飲一首

彈冠恨不早，掛冠常苦遲。盛服每假寐，角闕時伏思。東門未祖道，西山空拄頤。逝將江海去，安此麋鹿姿。要當謀三徑，何暇擇一枝。與君幾合散，得酒忘淳漓。君談似落屑，我飲如弈棋。（世有作詩如弈棋，弈棋如飲酒，飲酒乃天戒之語。僕此二事皆不能。）居官不任事，造物真見私。主人獨賢勞，金穀方流馳。行人亦結束，杖杜乃歸期。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颺。我得會稽去，方回良不癡。

次韻穆父尙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一首

千章杞梓陰雲天，樗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裏，豐年及我挂冠前。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頰肩。

郊祀慶成詩一首

帝出乘昌運，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掃地，魄寶夜垂精。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嶽城。北流吞朔易，西極落攬槍。升燎靈光答，回鑾瑞霧迎。雷雲徧枯槁，解雨達勾萌。可頌非天德，因箴亦下情。民言知有酌，帝謂本無聲。富國由崇儉，斯年在好生。無心新格物，克已自消兵。化國安新政，孤臣反舊耕。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磨。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謾謾松下風，藹藹壠上雲。聊將竊比我，不堪持寄君。半生寓軒冕，一笑當琴尊。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醺。我有鳳鳴枝，背作蛇蚺紋。月明委靜照，心清得奇聞。當呼玉澗手，一洗羯鼓昏。請歌南風曲，猶作虞書渾。（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澗道人雀閑妙於雅聲，當呼使彈。）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非，下與風輪共一癡。翠羽若知牛有角，空罍何必井之眉。還朝暫接鸞鷲翼，謝病行收麋鹿姿。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在弭節過仇池。

玉津園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勤民計慮長。碧水東流還舊派，（玉津分藥河上流，復合于下。）紫壇南峙表連岡。不逢遲日鶯花亂，空想疎林雪月光。千畝何時躬帝藉，斜陽寂歷鎖雲莊。

藉田

竊脂方紀瑞，布穀未催耕。魚沫依蘋渚，蠅涎上綵楹。江湖來夢寐，簞笠負平生。琴裏思歸曲，因君一再行。

頃年揚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板橋僕嫌其地，澈隘移書使遷之。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復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

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談笑出偉奇，鼓舞南海神。頃年三韓使，幾爲蛟鱗吞。歸來築祠宇，要使百賈奔。（板橋商賈所聚。）我欲遷其廟，下數浮空羣。（謂登州海市。）移書竟不從，信非磊落人。公胡爲拳拳，繫此空中雲。作詩頌其美，何異刻劍痕。我今已括囊，象在六四坤。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饗近一首

南山北澗雨非真，東潁西湖迹已陳。季子來歸初可喜，老聃新沐定非人。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勻。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同泛越谿春。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一首

三軍喜氣鑠飛花，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驂駟金駟裊，故殘鴉鵲玉橫斜。偶還仗內身如寄，尙憶江南酒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強扶衰白拜君嘉。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海石來珠官，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感。慙慙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僕在揚州，程德孺自嶺南解官，以此石見遺。）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

藉以文登玉（僕以高麗所鑄大銅盆貯之，又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衡茅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還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問道歸更速！

次天宇韻答岑巖起

一聲清蹕霧開天，百辟心莊豈貌虔？回顧驚君珠玉側，同升愧我秕糠前。裴回月色留壇彭，縹渺松香泛蠟煙；（近制以林燭松明易林盆）莫歎郎潛生白髮，聖朝求舊鄙鶩肩。

石塔寺一首（井引）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此詩。

飢眼眩東西，詩腸忘番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三百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闌梨蓋具眼。

次韻蔣穎叔二一首

尾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驟乘破朝寒。英姿連壁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鑾。已向詞臣得頗牧，（時穎叔集除熙河帥）路人莫作老儒看。

凝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煙波寫故鄉。鳴鑾自容與，立馬久回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時高麗使在都下，每至勝境，輒圖畫以歸）

和叔盎畫馬次韻

天驥德力備，馬外龍麟中；皇天不遺言，兀與圖畫同。驚駭飽官粟，未受一洗空；十駕均一至，何事衛雲風。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觀此石之妙遂悔前語賦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相如有家山，縹渺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擲足。平生錦綉腸，蚤歲藜藿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峰感。吾今况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沂峴山瀆。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子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驥掠原野，電尾梢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峰，他日來不速。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

解三詩之意

春冰無真堅，露葉失故綠；躑疑鵬，萬里蛟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既無臺，淨餅何用感？（古蹴感通）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者年伏。欲觀博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三峨吾鄉井，萬里君部曲；臥雲行歸休，破賊見神速。（晉卿將種常有此志）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嘉篇次韻爲謝

問予一室間，寧有千里廓；塵心洗長松，遠意發孤鶴。生朝得此壽，死籍疑可落；微言在參同，妙契藏九籥。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壑；霜枝謝寒暑，雲翻無前却。何須構明堂，未羨巢阿閣；緬懷別時語，復作數日惡。詩腴固堪飡，字瘦還可愕；高標忽在眼，清夢了如昨。君今噲等伍，志與湛輩各；豈待相顧言，方爲不朽託。子雲老執戟，長孺

終主爵；吾當追喬松，子亦鄙衛霍。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

嵐薰瘴染却膚腴，笑飲貪泉獨繼吳。未欲連車收薏苡，肯教沉網取珊瑚。不知庾嶺三年別，收得曹谿一滴無。但指庭前雙柏石，要予臨老識方壺。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尋難，肯捨漁舟到杏壇。剝啄扣君容膝戶，巍峨笑我切雲冠。問羊獨怪初平在，牧豕應同德曜看。肯把參同較同異，小窗相對爲研丹。

次丹元姚先生韻一首

浮生知幾何，僅熟一釜羹。那於俯仰間，用此委曲情。自憐無他腸，偶亦得此生。懸知當去客，中有不亡存。但恐宿緣重，每爲習氣昏。似聞梅子真，近在吳市門。未能肩拊供，但欲目擊溫。不敢扣門呼，恐作踰垣奔。且令紹介先，徐以方便論。不學劉更生，黃金鑄尙方。不學房次律，身事閭頴陽。王烈亦何人，叔夜未可量。獨見神山開，遽食石髓香。至道尙聽瑩，麤材終蹶張。先在喜而笑，幅巾登我堂。苦誓指黃壤，要言刻青琅。蓬萊在何許，弱水空相望。且當從嵇阮，聊復數山王。達人友四海，曲士守一疆。慎勿使形謀，兒童驚夜光。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二首

省事天公厭雨回，新年春日併相催。慙慙更下山陰雪，要與梅花作伴來。

己卯嘉辰壽阿同，願渠無過亦無功。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觚稜一夢中。（子由亦字同叔，元日己卯，渠本命也。）

命也。

詞鋒雖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好遣秦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子。）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淡月疎星遶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觀，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雲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蓋尚矣。）

送蔣穎叔師熙河詩（井引）

穎叔出使臨洮，軾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篇。以「今我來思」為韻，致遺歸之矣，軾得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承明正須君，文字粲藻火。自薦雖云數，留行終不果。正坐喜論兵，臨老付邊瑣。新詩出談笑，僚友困披簸。我欲歌杖杜，楊柳方婀娜。邊風事首虜，所得蓋么麼。願為魯連書，一射聊城箭。陰功在不殺，結草酬魏顆。

再送二首

使君九萬擊鵬鯤，肯為陽關一斷魂！不用寬心九千里，安西都護國西門。
餘刃西屠橫海鯤，應予詩識是游魂。歸來趁別陶洪景，看挂衣冠神虎門。

次韻穎叔觀燈一首

安西老守是禪僧，用處應然無盡燈。永夜出遊從萬騎，諸羌人看擁千層。便因行樂令投甲，不用防秋更打冰。振旅歸來還待燕，十分宣勸恐難勝。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陸楯郎，東夷初識令君香。天山自可三箭取，海國何勞一葦航。宣勸不詞金盃側，醉歸爭看玉鞞

長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雞林得夜光。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寒廳不知春，獨立耿玉雪；閉門慾永夜，置酒及明發。忽驚庭戶曉，未受煙雨沒；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鬢霜未易掃，眉斧真自伐；惟當此花前，醉臥黃昏月。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曩張旣超然，老潛亦絕倫。李千冰玉姿，文行兩清淳；歸從三人游，便足了此身。公堤不改昨，姥嶺行開新；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一首

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疎影在東窗，驚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龍眠胸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秃筆。東南山水相招呼，萬象入我摩尼珠；盡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鈇歸來乎？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世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豈出次公門？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哀哉吳越人，久爲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近聞海上港，漸出水底村。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一見刺史天，稍忘獄吏尊。會稽入吾手，鏡湖小於盆；比我東時來，無復瘡痍存。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賦得先字且贈以魚枕孟四馬箠一

梁季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鬪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仁

風被宿麥，綠浪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荆魚盃，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連筋骨強。煙雙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呂與叔學士挽詞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論議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兄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

飛仙亦偶然，脫命瞬息中；惟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夢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懷；一語遭虛緯，失身墮蓬萊。蓬萊至今空，護短不養才；上界足官府，謫仙應退休。可憐吳與蘇，骯髒雪滿頭！雪滿頭終當却與丹元子，笑指東海乘桴浮。

次王定國韻書丹元子寧極齋

仙人與吾輩，寓迹同一塵；何曾五漿餽，但有爭席人。寧極無常居，此齋自隨身；人那識邴鑿？天不留封倫。誤落世網中，俗物愁我神；先生忽扣戶，夜呼邴孔賓。便欲隨子去，著書未絕麟；願挂神虎冠，往卜飲馬鄰。王耶渾紈綺，意與陋巷親；南游苦不早，儻及葦鱸新。

王仲至侍郎見惠穉枯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翠栝東南美，近生神嶽陰。惜哉不可致，霜根絡雲岑。仙風振高標，香實隕平林。偶隨樛櫟生，不爲樵牧侵。忽驚黃茅嶺，稍出青玉鍼。好事雖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鵝手，但知覓來禽。高懷獨夫子，一見捐橐金。得之喜不寐，贈我意殊深。公堂開後閣，凡木愧華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樊籠中，摧我鸞鶴衿。誰知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迫歸老，不見汝十尋。蒼皮護玉骨，旦莫視古今。何人風雨夜，臥聽飢龍吟。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自有長城鳥鼠西。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紅麴寄駝蹄。多買黃封作洗泥，使君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免人人羨，爭欲尋蹤覓舊蹄。

表弟程德孺生日一首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子與君皆壽骨真耳，班列中多指子二人，不問而知其爲中表也。）曾活萬人寧望報。（君在楚州，子在杭州，皆遇飢歲，活數萬人。）祇求五畝却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箇迎？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復用前韻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入餅茶。（尚書學士得賜頭綱龍茶一斤入餅，今年綱到最遲。）

夢遶吳山却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中多白楊梅盧橘。）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雲豈有期？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一首

峨峨扇中山，絕壁信天剖。誰施大圓鏡，衡霍入戶牖。得之老月師，畫者一醉叟。常疑若人胸，自有雲夢藪。千巖在掌握，用捨彈指久。低昂不自知，恨寄兒女手。短屏雖曲折，高枕謝奔走。出家非今日，法水洗無垢。浮游雲釋嶠，燕坐柳生肘。忘懷紫翠間，相與到白首。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重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謝仲適坐上送王敏仲北使

衝風振河朔，飛霧失太行。相逢不相識，下馬須眉黃。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喜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聚散一夢中，人北鴈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幸子遇明主，陳經入西廂。歸期不可緩，倚相宜在傍。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磨斤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靡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生年不知高將軍，手汗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枝一首

代北寒蠶擣，非萍奇苞零。落似晨星逢鹽久，已成枯腊得蜜猶。應是薄刑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隨李。白跨滄溟，攀條與立新名字，兒女稱呼恐不經。（俗有十八頓荔枝）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至矣吾三后，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臣嘗於經筵論奏，仁宗皇帝謚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庶幾於仁宗也。）有作猶非聖，無私乃是天。侍臣談要道，家法信家傳。（宰相以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注。）却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固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定策天知我，忘家帝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爲勤民。

再和曾仲錫荔枝一首

柳花着水萬浮萍，荔實周天兩歲星。（柳至易成飛絮，落水中經宿卽爲浮萍，荔實至難長，二十四五年乃實。）本自玉肌非鶴浴，至今丹殼似猩刑。侍郎賦詠窮三峽，妃子煙塵動四溟。莫遣詩人說功過，且隨香草附騷經。

次韻滕大夫二首

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千峰右卷蠹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臥枯榆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園山水聊心存。

同前

我頃三章乞越州，欲尋萬壑看交流。且憑造物開山骨，已見天吳出浪頭。（石中似有海獸形狀。）履道鑿池雖可致，玉川卷地若爲收。洛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

沉香石

壁立孤峰倚硯長，共疑沉水得頑蒼。欲隨楚客初蘭佩，誰信吳兒是木腸。山下曾逢化松石，玉中還有辟邪香。早知百和俱灰燼，未信人言弱勝強。

石芝詩（并引）

予昔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上。予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良是肌骨勻。見之怖走誰敢食，天賜我爾不及賓。旌陽遠游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羣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化人視之真塊蘇。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頰雕胡。老蠶作繭何時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真契當如磁石鐵。

鶴歎一首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脰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嗚呼！嗚呼！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春醪與君別。玉帳夜談霜月苦，鐵騎曉出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祇有千林鬣鬣花。應爲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嘯且諾。僕夫爲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爭先回。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顛瀧酒（次韻）

聯鑣接武兩長身，鷓鴣行中語笑親。九子羨君門戶壯，八州憐我往來頻。佇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塞塵。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卷四 詩七十首

劉醜廡詩

劉生望都民，病羸寄空窰；有子曰醜廡，十二行操瓢。播間得餘粒，雪中拾墮樵；飢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褐，度此積雪宵；哀哉二暴客，掣去如飢鴞。翁既死於寒，客亦易此齟；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仇祝與苑，物色同遮邀；行路爲出涕，二客竟就梟。饒饒訴我庭，慷慨驚吾僚。曰：「此可名寄，追配柳之藁。」恨我非柳子，擊節爲爾謠；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爲媁他日婦，婉然初垂髻；洗沐作小史，裹頭束其腰。筆硯耕學苑，戈矛戰天驕；壯大隨所好，忠孝福可徼。相國有折脅，封侯或吹簫；人事豈易料，勿輕此儻儻！

題毛女真

霧鬢風鬟木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祇應閑過商顏老，獨自吹簫月下歸。

寄鑷合刷餅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焙；小甑短餅良具足，穉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閑烝粟，知我空堂坐畫灰；約東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翁來。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雷霆下索無處避，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隱屠廩；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銀何勞緯蕭手。黃門寡好心易足，荆棘不生梨棗熟；玄珠白璧兩無求，無脛金丹來入腹。區區分別笑樂天，那知空門不是仙。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春風消冰失瑤玉，我本無身安有觸？羊！生得婦如得風，握手一笑未爲辱。先生室中無天遊，佩環何處鳴風甌！隨魔未必皆魔女，但與分燈遣歸去。胡爲寫真傳世人，更要維摩一轉語。丹元茅茨祇三間，太極老人時往還。點檢凡心早除拂，方平神鞭常使物。

紫團參寄王定國一首

徐訝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俯倒景。剛風被草木，真氣入蒼穎。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織虎豹鬣，感縮龍蛇頸。蠡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騁。矧子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戶，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東坡猶故目，北藥致遺秉。欲持一極根，往有九轉鼎。爲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次韻劉熏撫句蜜漬荔枝一首

時新滿座聞名字，別久何人記色香。葉似楊梅添霧雨，花如盧橘傲風霜。每憐葷菜下鹽豉，肯與蒲萄壓酒漿。回首驚塵卷飛雪，詩情真合與君嘗。

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牛健民聲喜，鴉嬌雪意酣。霏微不到地，和暖要宜鸞。歲月斜川似，風流曲水慙。行吟老燕代，坐睡夢江潭。丞掾頗哀援，歌呼誰怕參。衰懷久灰槁，習氣尙饒貪。白啖本河朔，紅消真劍南。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黃柑。歸臥燈殘帳，醒聞葉打庵。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幡勝翦宮花。愁聞塞曲吹蘆管，喜見春榮得蓼芽。吾國舊供雲澤米，（定武齋酒用蘇州米。）君家新致雪坑茶。（近得曾坑茶。）燕南異事真堪記，三寸黃柑孽永嘉。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繫爲壽一首

梅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臍柏所薰；香螺脫麤來相羣，能結縹渺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焚，何時度盡繆篆，
紋繚繞無窮合復分，縣綿浮空散氤氳。東坡持是壽卯君，君少與我師皇墳，勞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
晚邁斯須何足云？君方論道承華勛，我亦旗鼓嚴中軍，國恩當報敢不勤，但願不爲世所醺。爾來白髮不可耘，問
君何時返鄉粉，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香俱燼，聞思大士應已聞。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臥治雍容已百年，願我迂愚分竹使，與君談笑用蒲鞭。松荒三徑思元亮，草合平池憶惠
連；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疎賢？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

鬱鬱蒼髯千歲姿，肯來孟酒作兒嬉，流芳不待龜巢葉，（唐人以荷葉爲酒盃，謂知若筍酒。）掃白聊煩鸚
踏枝。醉裏便成歌雪舞，醒時與作嘯風辭，馬軍走送非無意，玉帳人閑合有詩。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戲鴛鴦竹石圖一首

聞君談西戎，廢食忘蚤晚，王師本不陣，賊壘何足剡，守邊在得士，此語要而簡；知君論將口，似我識畫眼。笑
指塵壁間，此是老牛戲，平生師衛玠，非意常理遣。訴君定何人，未用市朝顯，置之勿復道，世俗固多舛。歸去亦何
須單車渡穀澗，如蟲得羽化，已脫安用齒，家書空萬軸，涼曝困舒卷，念當掃長物，閉息默自緩。此畫聊付君，幽處
得小展，新詩勿縱筆，羣吠驚邑犬。時來未可知，妙斲待輪扁。

次韻聽上人見寄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犢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間精悍見遺顏；自聞出守風流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杖杜，不妨侍女唱陽關；內朝接武知何日，白髮羞歸供奉班。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₁ 眩月₂ 藥₃ 溫風₄ 散晴₅ 葩₆ 春工₇ 了不₈ 睡₉ 連夜₁₀ 開此₁₁ 花₁₂ 芳心₁₃ 誰₁₄ 翦₁₅ 刻₁₆ 天質₁₇ 自₁₈ 清₁₉ 華₂₀ 惱客₂₁ 香有₂₂ 無₂₃ 弄₂₄ 粧₂₅ 影₂₆ 橫₂₇ 斜₂₈ 中
山₂₉ 古戰₃₀ 國₃₁ 殺氣₃₂ 浮₃₃ 高₃₄ 牙₃₅ 叢臺₃₆ 餘₃₇ 袂₃₈ 服₃₉ 易水₄₀ 雄₄₁ 悲₄₂ 笳₄₃ 自₄₄ 從₄₅ 此₄₆ 花₄₇ 開₄₈ 玉肌₄₉ 洗₅₀ 塵₅₁ 沙₅₂ 坐₅₃ 令₅₄ 游₅₅ 俠₅₆ 窟₅₇ 化₅₈ 作₅₉ 溫₆₀ 柔₆₁ 家₆₂ 我₆₃ 老₆₄ 念₆₅ 江
海₆₆ 不₆₇ 飲₆₈ 空₆₉ 咨₇₀ 嗟₇₁ 明₇₂ 年₇₃ 花₇₄ 開₇₅ 時₇₆ 舉₇₇ 酒₇₈ 望₇₉ 三₈₀ 巴₈₁ (蓋欲請梓州而歸也。)

三月二十日開園二首

雪髻霜鬢語₁ 搶₂ 擗₃ 澹₄ 蕩₅ 園₆ 林₇ 取₈ 次₉ 行₁₀ 要₁₁ 識₁₂ 將₁₃ 軍₁₄ 不₁₅ 凡₁₆ 意₁₇ 從₁₈ 來₁₉ 祇₂₀ 啜₂₁ 小₂₂ 人₂₃ 羹₂₄ (是日散父老酒食。)

西園牡₁ 簷₂ 夜₃ 沉₄ 尚₅ 有₆ 游₇ 人₈ 臥₉ 柳₁₀ 陰₁₁ 鶴₁₂ 睡₁₃ 覺₁₄ 時₁₅ 風₁₆ 露₁₇ 下₁₈ 落₁₉ 花₂₀ 飛₂₁ 絮₂₂ 滿₂₃ 衣₂₄ 襟₂₅。

鬱鬱蒼髻真₁ 道₂ 友₃ 絲₄ 絲₅ 紅₆ 萼₇ 是₈ 鄉₉ 人₁₀ (蒼髻松也，紅萼海棠。)
何₁₁ 時₁₂ 翠₁₃ 竹₁₄ 江₁₅ 村₁₆ 路₁₇ 送₁₈ 我₁₉ 柴₂₀ 門₂₁ 月₂₂ 色₂₃ 新₂₄ ？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

威聲又₁ 數₂ 中₃ 興₄ 年₅ 二₆ 虜₇ 行₈ 當₉ 一₁₀ 矢₁₁ 聯₁₂ 聞₁₃ 道₁₄ 名₁₅ 城₁₆ 得₁₇ 真₁₈ 將₁₉ 故₂₀ 應₂₁ 驚₂₂ 羽₂₃ 落₂₄ 空₂₅ 弦₂₆ 追₂₇ 鋒₂₈ 歸₂₉ 去₃₀ 雄₃₁ 三₃₂ 衛₃₃ 授₃₄ 鉞₃₅ 重₃₆ 來₃₇ 定₃₈ 十₃₉ 連₄₀ ； 別₄₁ 酒₄₂ 回₄₃ 頭₄₄ 便₄₅ 陳₄₆ 迹₄₇ 號₄₈ 嗽₄₉ 端₅₀ 合₅₁ 發₅₂ 初₅₃ 筵₅₄。

臨城道中作(并引)

予₁ 初₂ 赴₃ 中₄ 山₅ 連₆ 日₇ 風₈ 埃₉ 未₁₀ 嘗₁₁ 了₁₂ 了₁₃ 見₁₄ 太₁₅ 行₁₆ 也₁₇ 今₁₈ 將₁₉ 適₂₀ 嶺₂₁ 表₂₂ 頗₂₃ 以₂₄ 是₂₅ 爲₂₆ 恨₂₇ 過₂₈ 臨₂₉ 城₃₀ 內₃₁ 丘₃₂ 天₃₃ 氣₃₄ 忽₃₅ 清₃₆ 徹₃₇ 西₃₈ 望₃₉ 太₄₀ 行₄₁ 草₄₂ 木₄₃ 可₄₄ 數₄₅ 岡₄₆ 巒₄₇ 北₄₈ 走₄₉ 崖₅₀ 谷₅₁ 秀₅₂ 傑₅₃ 忽₅₄ 悟₅₅ 歎₅₆ 曰₅₇ 「吾₅₈ 南₅₉ 遷₆₀ 其₆₁ 速₆₂ 返₆₃ 乎₆₄ 退₆₅ 之₆₆ 衡₆₇ 山₆₈ 之₆₉ 祥₇₀ 也₇₁ ！」 書₇₂ 以₇₃ 付₇₄ 邁₇₅ 使₇₆ 志₇₇ 之₇₈ 逐₇₉ 客₈₀ 何₈₁ 人₈₂ 著₈₃ 眼₈₄ 看₈₅ 太₈₆ 行₈₇ 千₈₈ 里₈₉ 送₉₀ 征₉₁ 鞍₉₂ 未₉₃ 應₉₄ 愚₉₅ 谷₉₆ 能₉₇ 留₉₈ 柳₉₉ 可₁₀₀ 獨₁₀₁ 衡₁₀₂ 山₁₀₃ 解₁₀₄ 識₁₀₅ 韓₁₀₆ ？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齋示二兒子一首

朔野方赤地，河濡但黃塵。秋霖暗豆漆，夏旱臞麥人。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青班照匕筋，脆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臣。漂零竟何適，浩蕩寄此身。爭勸加飲食，實無負吏民。何當萬里客，歸及三年新。

子由新脩汝州龍興寺吳畫壁

丹青久衰一不藝，人物尤難到今世。每摹市井作公卿，畫手懸知是徒隸。吳生已與不傳死，那復典型留近歲。人間幾處變西方，盡作波濤翻海勢。細觀手面分轉側，妙算毫釐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卷新霽。使君坐獻清夢餘，幾疊衣紋數衿袂。他年弔古知有人，姓名聊記東坡弟。

過高郵寄孫君季一首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菰蒲雜游龍。可憐夜合花，青枝散紅茸。美人游不歸，一笑當誰供。故園在何處，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路，歸夢山千重。聞君有負郭，二頃收橫從。卷野畢秋穫，殷牀聞夜春。樂哉何所憂，社酒粥面醲。宦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鍾。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天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二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敢問老聃所游。瑟瑟寒松露骨，耿耿病虎垂頭。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扶病江邊送客，杖擎浦口回頭。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臥聞三老白事，半夜南風打頭。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

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子吹散千峰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爲作泉公喚居士。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餘雨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茅瘴，未用深藏白氈巾。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頰，獨有人間萬里風。

慈湖夾阻風五首

捍索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管蒯知心腹，弱纜能爭萬里風。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頃桑麻在船底，空餘石髮挂魚衣。月輪亭下汗珠融，誰識南訛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快，未妨明月却當空。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並水村歌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巖。

過廬山下 一首（井引）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涌，默有禱焉。未午，衆峰凜然，故作是詩。

亂雲欲覆山，勢與飄風南。羣隄相應和，勇往爭驂驪。可憐蒼蔚中，時出紫翠嵐。鴈沒失東嶺，龍騰見西龕。一時供坐笑，百態變立談。暴雨破垝圯，清颺掃渾酣。廓然歸何處，陋矣安足戡。亭亭紫霄峰，窈窈白石庵。五老數松

雪，雙谿落天潭；雖云默禱應，願有移文慙。

壺中九華詩（井引）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耦，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記之。

清谿電轉失雲峰，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歷九龍，篙聲擘礪相舂撞。醉臥欲醒聞淙淙，真欲一口吸老龐；何人得備窺魚石，舉又絕叫尺鯉雙。

秧馬歌一首（井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桐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于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僮僕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擲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于禾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淒淒，春秧欲老翠剡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壠莫千畦。腰如箠篲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脅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入聲）如鳧鷖，織織東菴亦可齋，何用繁纒與月題。竭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鼙。忽作的盧躡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栖。了無芻秣飢不啼，少壯騎汝逮老鰲；何曾蹶軼防顛擠。錦韉公子朝金闈，笑我一生躡牛犁，不知自有木駄毘。

入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蜀道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鬱孤臺（以下四首皆虔州）

入境見圖畫鬱孤如舊游，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日麗崆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嵐氣昏城樹，灘聲入市樓。煙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故國千峰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爲我廉，我以此名爲。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爲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溜。紛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竭來廉泉上，捋須看鬢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塵外亭

楚山澹無塵，贛水清可厲。散策塵外游，摩手謝此世。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龍虎爲斬薙。馬駒獨何疑，豈墮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戲留一轉語，千載起攘袂。

天竺二寺（井引）

子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香山居士留遺迹，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壘壁，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絕山薑病有

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涕橫斜。

過大庾嶺一首

一念失垢汙，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二首

雙闕浮空照短亭，至今猿鳥歡青榮。君王自此西巡狩，再使魚龍舞洞庭。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疑。聖主若非真得道，南來萬里亦何爲。
嶺海東南月窟西，功成天已錫玄珪。此方定是神仙宅，禹亦東來隱會稽。

月華寺一首（寺隣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二焚矣）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融石爲銅山。萬人採斲富媪泣，祇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還。月華二火豈天意，至今菱舍依榛菅。僧言此地本龍象，興廢反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曉得異石青爛斑。坑流窟發錢涌地，莫施百鎰朝千鏹。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我願銅山化南畝，爛漫黍麥蘇惇饒。道人脩道要底物，破鐻煮飯茹三間。

南華寺一首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脩行人，三世積精練。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摠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

碧落洞一首（在英州下十五里）

槎牙亂峯合，晃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扣白月，夢中游化城。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旒下珠璣，乳蓋交縵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小語輒響

答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

峽山寺一首（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卽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履顏。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春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間翁孫游戲暫人劍。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空不可見霧雨霾髻鬟。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一首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着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海雨脩脩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虎來汎景便向羅浮見稚川。

廣州蒲瀾寺一首（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舊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詹荀祖師禪；而今祇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山中多含笑花）

贈蒲瀾信長老一首

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已從子美得桃竹（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子始錄子美詩遺之）不向安期覓棗瓜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勝游自古兼支許爲採松肪寄一車。

發廣州一首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浙人謂飲酒爲軟飽）一枕黑甜餘（俗謂睡爲黑甜）蒲瀾疎鐘外黃灣落木初；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浴日亭一首（在南海廟前）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已覺滄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

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蚤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歸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仙藥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子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契虛正欲仇三彭，（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答。）鐵橋石柱連空橫，（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杖藜欲趁飛猿輕。雲谿夜逢瘖虎伏，（山有啞虎巡山。）斗壇晝出銅龍響，（沖虛觀後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鬚髯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轍。」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略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子由一字同叔。）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首

髣髴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寓居合江樓一首

海山慈隴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肯爲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

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盃付與羅浮春。
(子家釀酒名羅浮春。)

白水山佛迹巖一首 (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躄，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有爐鞴，融夜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吹合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巒尚峰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在岡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谿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撼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處。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電，掠面過強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賄。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

詠湯泉一首 (在白水山)

積火焚大槐，蓄油災武庫。驚然丞相井，疑浣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爵攸火山裂，感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尋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汗。

自笑一首

子石如琢玉，遠煙真削鷲。入我病風手，(古語云：「磨墨如病風手。」)玄雲滄淒淒。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屐阮，又如銀柳稊。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覓。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栖。

朝雲詩 (井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孝竟去也。子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子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撥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寄虎兒一首

獨倚桃榔樹，閑挑葦撥根；謀生看拙否？送老此蠻村。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一首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會斷魂；（予昔赴黃州，聲風嶺上見梅花，有兩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中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蜩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支浦，臥樹獨秀桃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荆棘裏，兩珠玉藥明朝嗽；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樽。

再用前韻一首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水爲魂；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情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蘂黏空樽。（嶺南珍禽有倒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

新釀桂酒一首

擣香篩辣入餅盆，盎盎春谿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瓊，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醕，風流可惜在蠻村。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一首

已破誰能惜甌盆，頽然醉裏得全渾。欲求公瑾一困米，試滿莊生五石樽。三盃卯困忘家事，萬戶春濃感國恩。刺史不須邀半道，籃輿未暇走山村。

花落復次前韻一首

玉妃謫墮煙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成幽昏。闌香入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噉。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真習氣，惜花未忍終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巵樽。

卷五 詩六十七首

江郊一首（井引）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江郊慈隴，雲水蒨絢，碇岸斗入，河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間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一首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渾。傳呼草市來攜客，洒掃漁磯共置樽。山下黃童爭看舞，江干白骨已銜恩。（時詹方議葬暴骨）孤雲落日西南望，長羨歸鴉自識村。

寄鄧道士一首（井引）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讀章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薪，歸來煮白

石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酒一壺，仍依蘇州韻，作詩寄之云：
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

上元夜一首

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桂梁暎，珠星綴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棗枕榔林，林疎月翳鬢；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賈道人也）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穎仙芝、玉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筵一首

斷橋隔勝踐，脫屣欣小揭；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細。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折；淒涼羅浮館，風壁頽雨砌。黃冠常苦飢，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許？歸鶴時墮毳。崎嶇拾松黃，欲救齒髮弊；坐令禪客笑，一夢等千歲。栖禪晚置酒，蠻果粲蕉荔；齋廚釜無羹，野餉籃有蕙。嬉游趁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袂。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門戶各努力，先期畢租稅！」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一首

縹緗細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黝，忠義老研磨。偉節何須怒，寬饒要少和；吾衰此無用，寄與小東坡。（

遠爲人類子。

贈王子直秀才一首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游；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爲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一首

曲士賦懷沙，草木傷莽莽；德人無荆棘，坐失嶺嶠阻。我兄瑚璉姿，流落瘴江浦；淨眼見桃花，紛紛墮紅雨。蕭然振衣袂，笑問散花女：「我觀解語花，紛色如黃土；一言破千偈，况爾初不語；可憐一轉話，他日如何舉？故復此微吟，聊和鷓鴣。」江邊閑草木，閑客當爲主。爾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焚筆硯，清篇真漫與。願兄理北轅，六轡去如組；上林桃花開，水暖鴻北翥。

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一首

孤臣南游墮黃菅，君亦何事來牧蠻；鸞舟番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桃榔間。高談已笑衰語陋，傑句尤覺清詩孱；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還。君應回望秦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黃蘗參洞山。何時曠蕩洗瑕謫，與君歸駕相追攀；梨花寒食隔江路，兩山遙對雙煙鬟。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脚飛屣顏；玉牀丹篆記分我，助我金鼎光爛斑。

再用前韻賦一首

樂天霜鬢如霜菅，始知謝遣素與蠻；我兄綠髮蔚如故，已了夢幻齊人間。蛾眉勸酒聊爾耳，處仲太忍茂茂弦；屏三盃徑醉便歸臥，海上知復幾往還。連娟六么趁踟鞠，杳眇三疊滎陽關；酒醒夢斷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忽驚鏡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贈行無物惟一語，莫遣瘴霧侵雲鬢。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繫白日留君顏；應

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許綴蓬萊班。

真一酒一首（并引）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蠶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子在黃州日所醞蜜酒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絮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游博羅香積寺一首（并引）

寺去縣七里，三山大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開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朴使督成之。

二年流落龜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綠，初日炫露酣嬌黃。汪汪春泥已沒膝，剗剗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白磨，與相地脈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麵，隱隱壘鼓聞春糠。散流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豈惟牢九薦古味，（東哲餅賦云：「漫頭薄持，起搜牢九。」）要使真一流仙漿。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肓。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并引）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粲忍之通，而詩無烏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鉤簾歸乳鷲，穴紙出癡蠅。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吐雲千歲根。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飧。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羅浮高萬仞，下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幽人白玉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淨，心境兩奇絕。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紐。誰言窮巷士，乃竊造物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起相殺，子初本無言。閒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區區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時哉非汝爭。少壯欲及物，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却私渡，斷橋費千金。淨名毗耶中，妙喜恆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士同一在。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

三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史君食槐葉冷淘一首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澀玉蛆。暫借垂蓮十分棧，一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卯殼槐芽餅，紅點冰檠薺菜魚。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江漲用過韻一首

草木生故墟，牛羊滿空瀆。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已連漲海白，尙帶霍山綠。坎離更休王，魚鼈橫陵陸。得非崑崙囚，欲報陸渾劔。行看北風競，來救南國感。長驅連山燒，一掃含沙毒。孤吟愍造化，何時停倚伏。當憐水旱氓，不作舟車蓄。江流儻席卷，社酒期蒨縮。

連雨江漲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梓柯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艇子船。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祇應樓下平增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急雨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帷浥舊香。高浪隱牀吹響盞，開風驚樹擺琳瑯。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墻滴夜長。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首

南村諸楊北村盧（謂楊梅盧橘也。）白花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支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工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楂梨蠶。先生洗琖酌桂醕，冰檠薦此頽虬珠。似開江鱈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子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鱈柱河豚魚近之耳。）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葷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桃柳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雨茫茫。江邊曳杖桃柳瘦，林下尋苗蕁撥香。獨步儻逢蚬螻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答周循州一首

蔬飯藜牀破衲衣，掃除習氣不吟詩。前生似是盧行者，復學過呼韓退之。未敢扣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知君清俸難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飢。

次韻程正輔游碧落洞一首

空山不難到，絕境未易名。何時謫仙人，來作鈞天聲。胸中幾雲夢，餘地方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黃公獻紫芝，赤松餽青精。谿山久寂寞，請續離騷經。抱枝寒蛭咽，繞耳飛蚊清。謫仙拊掌笑，笑此羽皇銘。我頃嘗獨游，自適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感君兄弟意，尋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不忍獨長生。詩成輒寄我，妙絕陶謝并。孤鴻方避弋，老驥猶在坳。鳥獸如可羣，永寄槁木形。何山不堪隱，飲水自脩齡。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一首

羽蟲見月爭翻翻，我亦散髮虛明軒。千梳冷快肌骨醒，風露氣入霜蓬根。起舞三人浪相屬，停盃一問終無

言曲肱薤簞有佳處，夢覺瓊樓空斷魂。

荔支歌一首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候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鶴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
探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倍；至今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馳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君不見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闔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洛下貢花，自錢惟演始。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園，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闌茶，許之。）

江月五首（并引）

嶽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常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爲韻。

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正似西湖上，涌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盃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臥，唧唧蟲夜話。

三更山吐月，栖鳥亦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驅雲掃衆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遠洗耳。

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游化城。

五更山吐月，窗迥室幽幽。玉鉤還挂戶，江練却明樓。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壘謳。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海游。雖懷寔然喜，豈免踣墮憂？
莫雨侵重脛，曉煙騰鬱攸。朝榮見蜜啣，夜枕聞鶻鷃。
幾欲烹鬱屈，固嘗饜鉤輅。舌音漸瘳變，面汗嘗辟羞。
賴我存黃庭，有時仍丹丘。目聽不任耳，踵息殆廢喉。
稍欣素月夜，遂度黃茆秋。我兄清廟器，持節瘴海頭。
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
惠然再過我，樂哉十日留。但恨三語賢，忽潛九原幽。
萬里儻同歸，兩鰥當封糶。（軾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故云。）
強歌非真達，何必師莊周。

再和

稚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孝章偶不死，免爲文舉憂。
餘齡會有適，獨往豈相攸。由來警露鶴，不羨撮蚤鷄。
顧加視後鞭，同駕躡空輶。寧食墮齒莖，勿憶齊眉羞。
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
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無心逐定遠，燕領飛虎頭。
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我亦沾沛渥，漸解鍾儀囚。
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猶勝稽叔夜，孤憤甘長幽。
南臺可寄傲，北山早歸綬。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一首

偉哉造物真豪縱，攬土搏沙爲此弄。壁開翠峽走雲雷，
截破奔流作潭洞。因隨化人履巨迹，得與仙兄躡飛鞚。
曳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看驚鳥救霜葉，
知有老蛟蟠石壑。金沙玉礫祭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
念兄獨立與世疎，絕境難到惟我共。永訶角上兩巒觸，
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回望失，武陵路絕無人送。
筠籃擷翠爪，甲香素綆分碧銀。餅凍歸路霏霏湯，
谷暗野堂活活神泉涌。解衣浴此無垢人，身輕可試雲間鳳。

與正輔游香積寺一首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
伏苓無人採，千歲化琥珀。幽光發中夜，見者惟木客。我

豈無長鍊！真覺苦難識；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把玩竟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類有道，辛苦常谷汲。我慙作機春，鑿破混沌穴；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一首

祇知楚越爲天涯，不知肝膽非一家；此身如線自縈繞，左回右轉隨纜車。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邪；欲從穉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首參虞舜款韶石，次謁六祖登南華。仙山一見五色羽，雪樹兩摘南枝花。赤魚白蟹筋屨下，黃柑綠橘筵常加；糖霜不待蜀客寄，荔支莫信閩人誇。恣傾白蜜收五稜，（去聲）細斲黃土栽三桮；（正輔分人參一苗，歸種韶陽，來詩本用桮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朱明洞裏得靈草，翩然放杖凌蒼霞。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號寒蛙；仙人勸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鼻窪。徑從此路朝玉闕，千里莫遺毫釐差。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長風沙；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相疵瑕；相攜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留子嗟。千年枸杞常夜吠，無數草棘工藏遮。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藥不我遐；山中歸來萬想滅，豈復回顧雙雲鴉？

轍有白髮近二十一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虎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耶？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根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和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窗幽人臥羲軒；風輪曉入春筍節，露珠夜上秋禾根。（或爲子言：「草木之長，常在昧

明間蚤作而伺之，乃見其枝起數寸，竹筍尤甚。又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有推之者，或入于莖心，或垂於葉端，稻乃秀實。一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爲寄。從來白髮有公道，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他年妙絕兼形魂。（傳燈錄有形神俱妙者，乃不復解化之事。）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更積微陽一綫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矜矜。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量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覓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

小圃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脊，遼東直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洒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肢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樞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炮灸，齧齧盡根抵。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

地黃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沉

水得種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餽，噉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枸杞

神藥不自閔，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青萸春自長，絳珠爛莫摘。短籬護新植，紫筍生臥節。根莖與花實，收拾無棄物。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歲質。靈厖或夜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儻許我，借杖扶衰疾。

甘菊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粟，稍覺芳歲老。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晨光雖照耀，秋雨半摧倒。先生臥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盞，空腹嚼珠寶。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萸蔚已滿，宿根寒不槁。揚揚弄芳蝶，生死何足道。頗訝昌黎翁，恨爾生不蚤。

蕙苡

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谿毒，不救讒言傷。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亡。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絳囊懸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謂蓬荪莖，中有藥與糧。春爲芡珠圓，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粟，黃精誑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生光。

雨後行菜一首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雨漿。天公真富有，膏乳瀉黃壤。霜根一番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載，已作盃案想。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饗。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真賞。芥藍如菌簞，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躡掌。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殘臘獨出一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逍遙堂。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路逢眇道士，疑是左元放。我欲從之語，恐復化爲羊。江邊偶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率復事。客來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新年五首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煙燼落梅村。小市人歸盡，孤舟鶴蹕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黃昏。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生物會有役，謀身各及時。何當禁畢弋，看引雪衣兒。海國空自暖，春山無限清。冰谿結瘴雨，雪菌到江城。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筍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有，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真識翁。結茆來此住，歲晚有誰同。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深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扣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一首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問疾來三士，燒愁有半罇。風松時落藥，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次韻高要令劉佺峽山寺見寄一首

新聞妙無多，舊學閑可東。猶當隱季生，未遽逃梅福。空腸吐餘思，靜似蠶綴簇。寸田結初果，秀若銅生綠。荆棘掃誠盡，梨棗憂不熟。高人寧鑄金，下士乃服玉。君看嶺嶠隘，我欲巾笥蓄。曾攀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真歷塊，歸臥甘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穀。偶從越女笑，不怕蠻江浴。驚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骨消讒口鑠，膽破獄吏酷。壠雲不易寄，江月乃可掬。遙知清遠寺，不稱空洞腹。蹇驢步武碎，短瑟絃柱促。仰看泉落珮，俯聽石響轂。千峰瀉清駛，一往無回蹠。狂雷失晤語，過電不容目。要知僧長飢，正坐山少肉。人間無

南北，蝸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仇池有九十九泉，子嘗夢至，有詩。）嵩山三十六，（子由近買田陽翟，北望嵩山甚近。）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便同燕天焰，長作照海燭。（燕天焰見退之詩，近黃魯直寄詩云：「蓮花合裏一寸燭，牝馬海中燒百川。」魯直蓋近有得也。）

食荔支二首（井引）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薪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

春荑秋莢兩須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無鼻何由識簪匄，有花今始信菖蒲。芳心未飽兩峽蝶，寒意知鳴幾蟻。姑記取明年十二節，小兒休更籥霜鬚。

遷居一首（井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于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青山滿牆頭，髮鬢幾雲髻。雖慙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雨橋詩（井引）

惠州之東，江谿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爲二十舫，鐵鎖石可，隨水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希固築進兩岸，爲飛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搖翻雪江，尾插崩雲谿。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轆轤卷巨索，青蛟挂長堤。奔舟免狂觸，脫蕘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謹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雷電生馬號。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茲民食此險，出沒如鳥驚。似賣失船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闔。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二子造橋，予嘗助施犀帶。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西新橋

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陳奔谿。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堤。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馳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輞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鷺。蕭然無尺筮，欲構飛空梯。百夫下一代，椽此百尺泥。橋柱石礫之下，皆有堅木椽，入泥中丈餘，謂之頂樁。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闈。子由之婦史，項入內，得賜黃金錢數十助施。父老喜雲集，算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橋下舊名鱗湖，蓋嘗有蛟鱓之類。那知陵谷變，信瀆生芟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悼朝雲詩（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

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略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卷六 詩六十七首

丙子重九二首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登山作重九，巒菊秋未花。唯有黃茱根，堆壠生物瘞。麩酒藥衆毒，酸甜如梨楂。何以侑一鱗？隣翁餽靈蛇，亦復強取醉，歡謔雜悲嗟。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此會我雖健，狂風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樹號寒鴉。窮途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餘子誰復數，坐閱兩使君。共飲去年堂，俯看秋水紋。此水與此人，相追兩沍沍。老去各休息，造物嗟長勤。佳哉此令節，不惜與子分。何以誤我客，游魚在清濱。水師三百指，鐵網欲掩羣。獲多雖一快，買放尤可欣。此樂真不朽，明年我歸耘。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眇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割愁還有劍鉞山。（柳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劍鉞，秋來處處割愁腸。」）皆嶺南詩也。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舂自往還。

壺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待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壺冰。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甯非過去僧？他日莫尋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寒。草木如有情，慰此芳歲蘭。幽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詩人故多感，花發憶兩京。石榴有正色，玉樹真虛名。粲粲秋菊花，卓爲霜中英。黃檠照重九，纈纈兩鮮明。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牆。誰言三伏熱，上須一盃涼。先生坐忍渴，羣鷺自披猖。衆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先生飯土墾，無物與劉。又何以娛醉客，時與砌下花。井水分西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東齋手種柏，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榛莠爲遮藏。近聞南台松，新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復驚凡亡。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禮哉與龍竹，小詩亦可求。尙欲煩貳師，刻山出飛流。應須鑿百尺，兩綆載一牛。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

聊爲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比人間夢，（芝有夢齋，子由作銘。）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一首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盃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近開松菊徑，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窗清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聊欲跣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因登木助微音。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

此生真欲老牆陰，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潁川歸去肯重臨。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一首

學語雛鸞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二守同年家）得路方知異日心。趁著春衫游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鏡須防舊所臨。（循守近爲韶倅。）

種茶一首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乃穉幼；紫笋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烏味。未仕供白磨，且作資摘嗅。千園輸太官，百餅銜私鬪；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

海國困烝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勞，易此寢處乾。但若江路峻，常慙汲腰酸；砭砭煩四夫，礧礧斷層巒。彌旬得尋丈，下有青石磬；終日但迸火，何時見飛瀾。豐我粢與醪，利汝椎與鑽；山石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僮僕喜，黃土復可搏；晨甃得雪乳，莫瀼停冰湍。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淒涼；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隱几坐燒香。門外橘花猶的皜，牆頭荔子已爛斑；樹暗草深人靜處，卷廉欹枕臥看山。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九疑聯縣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月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

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

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非羣仙鈞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雲忽變色，笑雷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

次前韻寄子由一首

我少卽多難，遭同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強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尙一路，（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爲適南海，復駕垂天雄？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回望古合州，屬此琉璃鍾。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有，暫假壺公龍。峨眉向我笑，錦水爲君容。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指點昔游處，蒿萊生故宮。

安期生一首（并引）

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子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

安期本榮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甯挹江鼎雄。事既兩大繆，飄然籜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忍飢啖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風

客望租猶蟻，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夜夢一首（井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游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釣魚；我生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願留書繞纏。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如我當以犀革編。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蛙聒，生理半人禽。竟然已可喜，况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參。荆榛短牆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聞子由瘦一首（儋耳至難得肉食）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芋藷，薦以熏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蟇綠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瘠，日日烝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俗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也。」）人言天下無正味，卽且未遽賢麋鹿。海康別駕復何爲，帽寬帶落驚僮僕。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鶴。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坐乃無一事

病怯鯉臠不買魚，爾來心腹一時虛。使君不復憐烏攫，屬國方將掘鼠餘。老去獨收人所棄，游哉時到物之初。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

宿老楮一首

我牆東北隅，張王維老穀。樹先標櫟大，葉等桑柘沃。流膏馬乳漲，墮子楊梅熟。胡爲尋丈地，養此不材木。蹶之得與薪，規以種松菊。靖言求其用，略數得五六。膚爲蔡侯紙，子入桐君錄。黃綰練成素，黝面頰作玉。灌灑蒸生菌，腐餘光吐燭。雖無傲霜節，幸免狂醒毒。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爲賦詩，德怨聊相贖。

觀棋一首（井引）

子素不解棋，嘗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僭守張中日從之戲。子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糴米一首

糴米買東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廬地。如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穢。悵焉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入寺一首

曳杖入寺門，鞞杖挹世尊。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旦隨老鴉起，飢食扶桑暎。光圓摩尼珠，照耀玻璃盆。來從佛印可，稍覺魔忙奔。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次韻子由二首

東亭

仙山佛國本同歸，世路玄關兩背馳。到處不妨閑卜築，流年自可數期頤。遙知小檻臨廛市，定有新松長棘

莫誰道，蒨劣容膝，海天風雨看紛披。

東樓

白髮蒼顏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獨栖高閣多辭客，爲著新書未絕麟。小醉易醒風力軟，安眠無夢雨聲新；長歌自謂真堪笑，底處人間是所欣。（柳子厚詩云：「長歌返故室，自謂非所欣。」）

椰子冠

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灑疎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前漢高紀注云：「薛有作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一首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當付造物，未易料枯槁。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筍苗；乘時出婉婉，爲我暖栗冽。先生蚤貴重，廟論推英拔；而今城東瓜，不記召南葭。陋居有遠寄，小圃無闊躡；還爲久處計，坐待行年匝。（子由明年六十。）臘果綴梅枝，春盃浮竹葉；誰言一萌動，已覺萬木活。聊將玉藥新（世謂此玫瑰花）插向綸巾折。

次韻子由浴罷一首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閉息萬竅通，霧散名乾浴。頽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海南無浴器，故常乾浴而已。）老雞臥糞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驅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各殊性，快愜聊自沃；雲母透蜀紗，琉璃瑩蘄竹。稍能夢中覺，漸使生處熟；楞嚴在牀頭，妙偈時仰讀。返流歸照性，獨立遺所矚。未知仰山禪，已就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一首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况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

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礲礲峙頭玉；（李賀詩云：「頭玉礲礲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但今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吾與子由共九孫男矣。）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适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入州督。（吾前後典入州。）

獨覺一首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來縮頸似寒鴉，焰火生薪聊一快。紅波翻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裏；浮空眼纈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脩然獨覺午窗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十一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一首

燈燼不挑垂暗藥，爐香重撥上餘薰。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

謫居二邊二首

日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潮黃宮；日出露未晞，鬱鬱濛霜松。老櫛從我久，齒疎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少年若嗜睡，朝謁常怱怱；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騶；珊瑚響珂月，寶與扭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公。

午窗坐睡

蒲團盤兩膝，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神凝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下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爲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

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夜臥懼足

長安大雪年，東薪抱衾稠；雲安市無井，斗水寬百憂。今我逃空谷，孤城嘯鶴鷗；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况有松風聲，釜鬻鳴颼颼。瓦盎深及膝，時復冷暖投。明燈一爪鷄，快若鷹辭鞴。天低瘴雲重，地薄海氣浮。土無重髓藥，獨以薪水瘳。腹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

子由生日一首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陽。少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七男子（三子四孫）次第皆逢吉，遙知設羅門，獨掩懸壺室。回思十年事，無愧篋中畢，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一首

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閉草木，豈樂蒙此取！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癡痕。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杖。）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達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一首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却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入慈，不恨居鄰無二仲。他年汝曹務滿床，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躡，莫指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尙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算瓢出，衆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

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一首（戊寅歲）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靜看月窗盤蜴蜥，臥聞風幔落蜘蛛。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已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之人安貧守靜者也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城南上巳日，木蘇花落刺桐開。

新居一首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五色雀一首（并引）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絳朱。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直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盃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胡為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同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倦夜一首

倦枕厭長夜，小窗終未明；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衰鬢久已白，旋懷空自清；荒園有絡緯，虛織竟何成？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一首

小酒生黎法，乾糟凡盎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凍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饒；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里閭峨山北，田園震澤東；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鶴鬢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愁顏解符老，毒耳鬪吳翁。得穀鵝初飽，亡貓鼠益豐；黃薑收土芋，蒼耳斫霜叢。兒瘦緣儲藥，奴肥爲種松；頻頻非竊食，數數尙乘風。河伯方夸若，靈媧自舞馮；歸途陷泥淖，炬火燎茅蓬。膝上王文度，家傳張長公；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羣鴻。（符吳皆坐客，其餘皆卽事實錄也。）

縱筆二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谿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知祀龜，隻雞斗酒定贖吾。

貧家淨掃地一首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扣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春炊勿草草，此客未易媮！慎勿用勞薪，感我如薰蕕；德人抱衡石，銖黍安可度？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馬迹車輪滿四方，若爲閉著小茆堂；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還同顧長康。江令蒼苔園故宅，謝家語鷺集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祇有青山繞建康。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蕙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谿邊自有舞雩風。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滅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復見符林秀才，說換扇之

事。）

夜燒松明火一首

歲莫風雨交，客舍淒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驚。快焰初煌煌，碧煙稍團團；幽人忽富貴，總帳芬椒蘭。珠煤綴屋稍，香瀟（音詣，松瀝也，出本草注）流銅槃，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蠟，萊公夜長歎；海康無此物，燭盡更未闌。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

老去仍栖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典衣剩買河源米，屈指新鑄作上元。

不用長愁挂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海南勤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喜，淘米春香並舍聞。（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淘米春。」蓋酒名也）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纈紋。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睡息齁齁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尙紛紛。

紛紛健更試淮南語，汎溢東風有穀紋。（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汎溢。」許慎註云：「酒汎，清酒也。」）

追和戊寅歲上元一首

春鷓社鷺巧相違，白鶴峰頭白板扉。石建方欣洗臉廁，姜龐不解歎蠶賊。一龕京口嗟春夢，夢炬錢塘憶夜歸。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

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臥輪。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黝黝欲相纏。不須更說能鳴雁，要以空中得盡年。倦看澁勒暗蠻村，亂棘孤藤東瘴根。唯有長身六君子，依依猶得似淇園。

真一酒歌（井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次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鉛汞以爲藥，筮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蹈踰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遠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跣趺牛噉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王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爲真一和而莊，三杯儼如待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

卷七 詩八十九首

汲江煎茶一首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七

活水還須活火烹，唐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
餅；茶雨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盃，坐數荒村長短更。

予來儋耳得吠狗曰烏觜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泃而濟路人皆驚戲
為作此詩

烏啄本海獒，幸我為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鼻俎。晝馴識賓客，夜捍為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
跟趁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徑躡度，清深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號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貫汝。再拜謝恩
厚，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鸚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洞酌亭詩（并引）

瓊山郡東衆泉感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
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
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洞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餅之中，有灑有溜。以淪以烹，衆喊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
既味我泉，亦嚼我詩。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空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

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栖。忽此榕林中，跨空飛拱枅。當門列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甑，洞戶分角圭。倒床便甘寢，鼻息如虹霓。僮僕不肯去，我爲半日稽。晨登一葉舟，醉兀十里谿。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

廉州龍眼實味殊絕可敵荔枝

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異哉西海濱，琪樹羅玄圃。纍纍似桃李，一一流膏乳。坐疑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圖經未嘗說，玉食遠莫數。獨使皴皮生，弄色映珊瑚。蠻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汗。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

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有要。飛爲問庭松尚西指，不知老裝幾年歸。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

韻僕和之云

寂寞王子猷，回松剡溪路。超遙戴安道，雪夕誰與度。倒披王恭筆，半掩袁安戶。應調折絃琴，自和撫須句。

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囷灑落非苗材，剖作袖琴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枕綸巾酒新漉。孤鸞別鶴誰復聞，鼻息麴麴自成曲。

留別廉守

編蓬以荳猪，墻塗以塗之。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懸知合浦人，長誦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爲我醉宗資。

餅筵詩（井引）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筵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餅水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驚歎得未曾有請作餅筵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泠泠獨蠶長繅女媧筵陋哉石鼎逢彌明丘蚓窹作蒼蠅聲餅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須花縵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沈瀾妻縫接羅霧縠細送琴枕冰微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我儂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鶴氅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凜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敬寬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翻漢使節空餘皓首故侯瓜在有頽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收拭寧聞老鶴更乘軒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一首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床頭有白酒盞若白露薄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藤城下，弄月鍾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真是石麒麟。我子乃散材，有如木輪囷。二老白接羅，兩郎烏角巾。醉臥松下石，歸扶江上津。浮橋半沒水，揭此碧鱗鱗。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籬盡霜須照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朝行犀浦催收芋，夜渡繩橋看伏龍。莫歎倦游無駟馬，要將老健敵千鐘。子雲三世惟身在，爲向西南說病容。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慾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許邁有妻鬻學道，陶潛無酒亦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

書韓幹二馬

赤髯碧眼老鮮卑，同策如縈獨善騎。赭白紫駟俱絕世，馬中岳湛有妍姿。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適道二子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爲兒子，破戒堪一笑。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濤。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大兒牧衆穉，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醫，三折乃粗曉。小兒耕且養，得暇爲書繞。我亦困詩酒，去道愈茫渺。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曹，詩書教氓獠。亦莫事登陟，谿山有何好。安居與我游，閉戶淨洒掃。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胡爲犯二怖，博此一笑喜。問君奚所欲，談仁義耳。我才不逮人，所有聊足已。安能相付子，過聽君謨矣。霜風掃瘴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澹然兩無求，滑淨空斐几。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七

八二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一首

病骨瘦欲折，霜髯鬢更疎；喜聞新國政，兼得故人書。秉燭真如夢，傾盃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攄？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

坐還粗勝虞，早退不如疎；垂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風濤驚夜半，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疎；贈我皆強韻，知君得異書。滔滔沮叟是，綽綽孟生餘；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攄。

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

徐熙杏花

江左風流王謝家，盡攜書畫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花。

趙昌四季

芍藥

倚竹佳人翠袖長，天寒猶著薄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粧。

躑躅

楓林翠壁楚江邊，躑躅千層不忍看；開卷便知歸路近，劍南樵叟爲施丹。

寒菊

輕肌弱骨散幽葩，真是至青裙髻丫；便有佳名配黃菊，應緣霜後苦無花。

山茶

遊蜂掠盡粉絲黃，落藥猶收蜜露香；待得春風幾枝生，年來殺菽有飛霜。

和黃秀才鑿空閣一首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鑿，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墓，俗說皆可屏。我游鑿空閣，缺月正淒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借君方諸淚，一沐管城穎。誰言小叢林，清絕冠五嶺。

韋偃牧馬圖一首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韓逝莫留。人間畫馬唯韋侯，當年爲誰掃驂駒。至今霜蹠踏長楸，圉人困臥沙壠頭。沙苑茫茫蒺藜秋，風髮霧鬣寒颼颼。龍種尙與鴛鴦游，長稽短豆豈我羞。入鑿六轡非馬謀，古來西山與東丘。

題靈峯寺壁一首

靈峰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

衆妙堂一首

湛然無觀古真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跌坐一醉扶桑暎。餘光照我玻璃盆，倒射窗几清而溫。欲收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

題馮通真明月湖詩後一首

老衍清篇墨未枯，小馮新作語尤殊。呼兒淨洗涵星硯，爲子賡歌墮月湖。聞道泮江空抱珥，年來合浦自還珠。請君多釀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履兔。南詔有西洱河，卽古泮河江也。河形如月耳珥，故名之西洱云。

次韻鄭介夫二首

一落泥塗迹愈深，尺薪如桂米如金。長庚到曉空陪月，太歲今年合守心。相與齷齪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孤雲倦鳥空來往，自要閑飛不作霖。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鷺鷥未易眠。海上偶來期汗漫，葦間猶得見寅緣。良醫自要經三折，老將何妨敗兩

蘇東坡東坡後集 卷七

八四

甄收取桑榆種梨棗，祝君眉壽似增川。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鴈子卿歸。水香知是曹谿口，眼淨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褚河南帖云：「即日遂良須髮盡白。」蓋謫長沙時也。）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為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疑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邇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

森森畫戟擁朱輪，坐詠梁公覺有神；白傅間游空誦句，（事見樂天吳郡詩石敘。）拾遺窮老敢論親。（事見子美贈狄明府詩。）東海莫懷疎受意，西風幸免庾公塵；為公過嶺傳新唱，催發寒梅一信春。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一篇龐吏可書紳，莫向長沮更問津；老去常憂伴新鬼，歸來且喜是陳人。曾陪令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髮新；回首天涯一惆悵，却登梅嶺望楓宸。

青山祇在古城隅，萬里歸來卜築初；會見四山朝鶴駕，更看二季控鯨魚。欲從抱朴傳家學，應怪中郎得異書；待我丹成馭風去，借君瓊佩與霞裾。（僕昔為開封幕，先公為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其丹示僕。今三

十年而見君曲江，同遊南華，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舒，故詩中皆及之。

狄韶州黃蔓菁蘆蕒羹一首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夢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嶽老，解作東坡羹。中有蘆蕒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醉羶腥。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宅圖一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朝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晚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

贈龍光長老一首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雜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其韻

秋風卷黃落，朝雨洗綠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嶺獨徐行，艱嶮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

過嶺二首

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鴈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爲玉局游。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谿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半巖花雨落鈿鈿。

留題顯聖寺一首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閑試雨前茶。祇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綠白沙。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峯豐下銳上，俚人謂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峯。今復過之，戲留一絕。

倚天巉絕玉浮屠，肯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知有意，要三三別四方壺。

乞數珠一首贈南禪提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循遺。未敢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我老安能爲萬劫，付一喘。默坐閑塵界，往來八十反。區區我所寄，感縮蠶在蠶。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鬱孤臺（再過虔州和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游。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霽，越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魂飛吃雪洲。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祇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前韻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閑游。贛水雨已漲，廉泉春水流。同烹貢茗雪，一洗瘴茅秋。秋思生尊斝，寒衣待橘洲。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老境無多日，歸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端爲和詩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贈虔州術士謝君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爲筭行年看，俱數生時到死時。

度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一首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寂照非兩法。妙湛摠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摠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和陽行先一首（用鬱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摩詰元無病，須洹不入流。苦嫌尋直枉，坐待寸田秋。雖未麒麟閣，已逃鷓鴣洲。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拔墓終相魯，辟穀會封留。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

用數珠韻贈促長老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遣。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却掃今馮衍。古佛既手提，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老，鶴瘦歸不喘。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鬣。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和猶子選贈孫志舉

軒裳大爐鞮，陶冶一世人。從衡落模範，誰復甘飢貧。可憐方回癡，初不疑嘉賓。頗念懷祖黠，瞋兒與兵姻。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垠。回看十年舊，誰似數子真。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闐。深居小汝覲，豈問親與隣。連枝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新年得異書，西郭有逸民。（陽行先以登真隱訣見借）小孫又過我，歡若平生親。清詩五百言，句句皆絕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願言敦夙好，永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輝，鐵引不待遣。鷓鴣戀庭宇，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蛙，而比談天衍。蠹魚著文字，槁死猶遭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自擊，侍者應足齏。最後六蠹篇，深奇恨語淺。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一一風輪轉。自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風雷生聲欬，萬竅自號喘。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反」，大珠分一月，細綆合兩蠹。曩然挂禪床，妙用夫豈淺。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金鋒雖未露，半藏已會轉。說有陋裴頠，談無笑王衍。看經聊爾耳，遮眼初不卷。三咤故自醒，一呷何由喘。請歸視故櫬，靜夜珠當反。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蠹。持珠尚默坐，豈是功用淺。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文字先生飲（謂劉執中）江山清獻游，典刑傳父老。尊俎繼風流，度嶺逢梅雨。還家指麥秋，自慙鴻鴈侶。爭集稻梁洲。野闊橫雙練，城堅聳百樓。行看鳳尾詔，却下虎頭州。君意已吳越，我行無去留。歸塗應食粥，乞米使君舟。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客路曉追游。清絕聞詩語，湧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恨賦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字律，相與一樽留。更約登廳外，歸時月滿舟。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鄧通豈不富，郭解安得貧。驚飛賀廈鷺，走散入幕賓。醉眠中山酒，夢結南柯姻。寵辱能幾何，悲歡浩無垠。同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洒掃古玉局，香火通帝闈。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隣。所至爲鄉里，事賢友其仁。之子富經術，蔚如井火春。蛭蠹楚南極，淑氣生此民。唱高和自寡，非我誰當親。譬彼峒谷竹，藟藟

侍伶倫俗學吁可鄙，紙繪配芻銀。聊將調癡鬼，亦復爭華新。願子事篤實，浮言掃譴諄。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期子如太倉，會當發陳陳。

崔文學申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

一篇示志舉

象服盛簪珥，豈是邢夫人。弊衣破冠履，可憐范叔貧。君看崔員外，晚就觀國賓。當年頗赫赫，翁媪爭爲姻。事見退之贈崔員外詩。踰蹬阻風水，橫斜挂邊垠。青衫映白髮，今似梅子真。道存百無害，甘守吳市閭。自言擲角歲，慈母爲擇鄰。邦人驚似舅，矯矯惡不仁。詩文非他師，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爲國產雋民。挺然齊魯生，近出姬姜親。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清詩要鍛鍊，乃得鈔中銀。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新。著書已絕筆，一默含千諄。蒼桴和葦籥，天節非人均。時時自娛嬉，豈爲俗子陳。

畫車詩二首

何人畫此隻輪車，便是當年敬器圖。上易下難須審細，左提右挈免疎虞。九衢歌舞頌主明，誰惻寒泉獨自清。賴有千車能散福，化爲膏雨滿重城。

虔州呂倚承奉年八十二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篋。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蜩螿聲，時有鳥可句。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反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鄉游。解舟又欲攜君去，歸舍聊須與婦謀。聞道年來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頭。剩買山田添鶴口，廟堂新拜富民侯。

次韻江晦叔二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松同太白，稗子候淵明。幸與登仙郭，同依坐嘯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到參橫。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橫空初不跨鵬鷖，但覺胡床步步高。器之言嘗夢飛，自一身與所坐床皆起空中。一枕晝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歸來又見顛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笑說南荒底處所，祇今榕葉下亭臯。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城南鐘鼓闌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撥是鏡空堂上客，誰爲寂照鏡中人。紅英掃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器之好談禪，不喜游山，山中夢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板長老作此詩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玉板橫枝竹笋也。不怕石頭路，來參玉板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籬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永和清都觀謝道士童顏鬚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青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攜兒去，許問流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子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贛右三石里無一見者。至永和器之解舟先去，子獨游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珠。錢塘僧思聰，撻角善琴，後捨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

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遠甚殊辟穀常啖（語帶煙霞從古少）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煙霞春無草木」氣含蔬笋到公無（謂無酸飴氣也）香村乍喜聞蒼藟古井惟愁斷轆轤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鳥可是詩奴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秘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清江縈山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閑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爲老人夜扣關留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濠梁空復五車多圯上從來一篇足

劉壯輿長官是是堂

間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當爲感麟翁善惡分鎚銖抑爲阮嗣宗臧否兩含糊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刺今紬史行天誅皎如大明鏡百陋逢一姝鵲立時四顧何由擾羣狐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孜孜稱善人不善自遠徂願君置坐右此語禹所謨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

江邊陣馬走千峰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劉夢得以九華爲造物一尤物）真形猶在畫圖中（道藏有五嶽真形圖）歸來晚歲同元亮却掃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瓊瓏（家有銅盆貯仇池石正綠色有洞水達背予又嘗以怪石供佛印師作怪石供一篇）

次韻郭功甫二首

蚤知臭腐卽神奇海北天南撥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甕裏不相逢？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汗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好，遇物無情句法

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一首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牕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夢中作寄朱行中

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璣璫？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頭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

微韓宣子，鄙夫亦懷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

答徑山琳長老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付，神咒真浪出。

卷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一首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鶻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河彼濫觴，蛙跳鯨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折雷解。坐使此邦

盡爲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買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顧公千歲，與壽橋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賦

黠鼠賦一首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囊中空，嚶嚶聲聲，聲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嘆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囊中，囊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覆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知，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一首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

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悉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廬，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而垢落墜之塗，目眩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承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盼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影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癢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虛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憐小人，輕溫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槿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一首（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孺孺今秋風，泛天宇，今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煙，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鬢，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烝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罍，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鷗夷，款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歷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蕊，醉夢紛紜，始如鼉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

之瑟縮，揭春溜之滌滌；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惛鯁；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一首

始子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廈其已遠，尙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瓊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騷。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入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官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啜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一首（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鬯爲裸，以脂蕭爲焚；以椒爲塗，以蕙爲薰；杜衡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癩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爲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詹匭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旣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鑿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

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歎。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悅盼。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一首（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寧其醅之漓，以斬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稗酒之初，法今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今，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蠶室，今，飶雞鵝之穉，粳味盎盎其春融，今，氣凜冽而秋淒！自我疇腹之瓜，舉今，入我凹中之荷盃；噉朝霞於霜谷，今，蒙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今，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今，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酢二子之勤，今，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今，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今，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一首（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期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

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問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妾給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暈地常陋王式之褊嗚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泊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無口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稗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入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澀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湧于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潼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儼玉池之生肥。吾三噉而過返懼守神之訶譏。却

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琴操

醉翁操一首（井引）

琅耶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絕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同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

王大年哀辭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僂僂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彬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

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子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歎然終日子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子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謙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子游子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辭（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概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裴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藉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
高深相臨悍堅相排，
胸襟嶽是故其民，
勇而尙氣巧襲斷；
而其君子抗志礪節，

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釀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礪。先君北歸，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電，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

桂酒頌（并引）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慈涕合雲母，悉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非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暎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聲，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薰蕕，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懼畏時靡爭，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銘

四達齋銘（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歲于中，必謀于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維古穎城，因穎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裹，遠水而築，邈焉相享。乃作斯亭，筵楹樂梁，擊枹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袂襖而祥；可使太白溫月而狂。旣薺我茶，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澆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藏，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所靡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旣老爲辭，杖而遠朝。

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霽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律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夏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明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趨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吊古喟泣。道逢玉人，解膠推食。劍珣鏃松，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

雪浪齋銘（井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駭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激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井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然。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摩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

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湧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棲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鼉鼉。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瀟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蝦與蛭蠃。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九成臺銘一首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况於入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縣，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卷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一首

唐林天遺子丹石硯，粲然如芙渠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予蓋知之。銘曰：「形池紫淵，出日所浴，烝爲赤霓，以貫陽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壁水環復。耕於中洲，藝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一首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平聲）鉤，以全吾直。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一首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爲麟獲。壘然黃子，玄豈尙白。天寶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一首

孰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黝頰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昇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一首

萼萼兮霧黻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霧鬣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共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邁往德興齋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子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闕重湫得之艱豈輕授旌苦學昇長頭。

卯硯銘一首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一首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子爲散入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一首（并引）

長安薛居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監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爲至，駁其一毛，棄我千里，踈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一首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郎，鯁門舐地尋鹽湯。

二疎圖贊一首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十載於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

遣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偃松屏贊（并引）

子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隨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晝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薈；天僮雪峰，地裂冰谷。凝然孤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礚礚齶齶；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一首（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救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入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豹，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下招，喬歸雲，逝房妖。

李潭六馬圖贊一首

六馬異態，以似爲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此瘠者，舉臂見咽。方其瘠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便。爲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一首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胃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漢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

於龍眠矣。嗚呼！將爲旣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金乎？抑將遊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伯時號龍眠。）

雜文十五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感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夏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一首

日行於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擗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

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與出以示臣賦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敍一首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惠。」惠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惠則通，通則統。」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蹇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穿，惠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惠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年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曰：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蘆廬，而况書詩與琴乎？雖其苦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僂承蜩，苟有以之，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一首

子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子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歎之歎。遂請梓州，得之。平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躡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

人也！因言於上，除正孺直祕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於石，求余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一首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一首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豫未

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東臯子傳後一首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漱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

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子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子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子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外曾祖程公逸事一首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土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溼。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入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謂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藥誦一首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知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麴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令味無味之味，五味備令伏苓麻麥，有時而匱令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令爲乎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令！」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子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大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橫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驟交驚，鶩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閑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鞮，宰夫揚鱠，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重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

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纏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

東坡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愕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鑿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籩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籩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槽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

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燻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子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東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勸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繼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續養生論一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狼故為小人。」子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賢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鈇，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鈇？凡氣之謂鈇，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鈇也。肺實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膿血精肝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擊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鈇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汞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為，為為，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於腦，而溢於玄膺。若臍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

「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於火，流於腦，溢於玄膺，必歸於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於四支，浹於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鈇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卷十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取，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

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子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旣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乃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徂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

均耳。夫吳太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兵，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兄，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慕大而至天子，慕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樂，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稼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

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捨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

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擘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爲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作，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敢，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一介爾景福，富也；一室家之壺，康寧也；一高明有融，者攸好德也；一高明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觀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今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黻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盻盻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謹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策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風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關政尙多，和氣或盪。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殫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斂法寬濫，吏不知懼。繫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攬茲，或曰：『不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貴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圉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

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有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

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風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整；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微；利入已浚，俘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蠶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旣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

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人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愕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逆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地，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恃也。內之審官吏部，

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與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繫繫者衆，愁數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供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秋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情懷，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

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診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診，本不至於六。六診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旤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縈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夬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遁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

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誦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乎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弊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

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屹屹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戴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

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評以世務，豈特考于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類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

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爲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

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法，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奸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

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揀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揀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人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闕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勦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蠅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

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愛難，以營一代之業，黷稱蓋，黷其，廢，必，世，詩，書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愛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同，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